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 太平天國革命史

王鍾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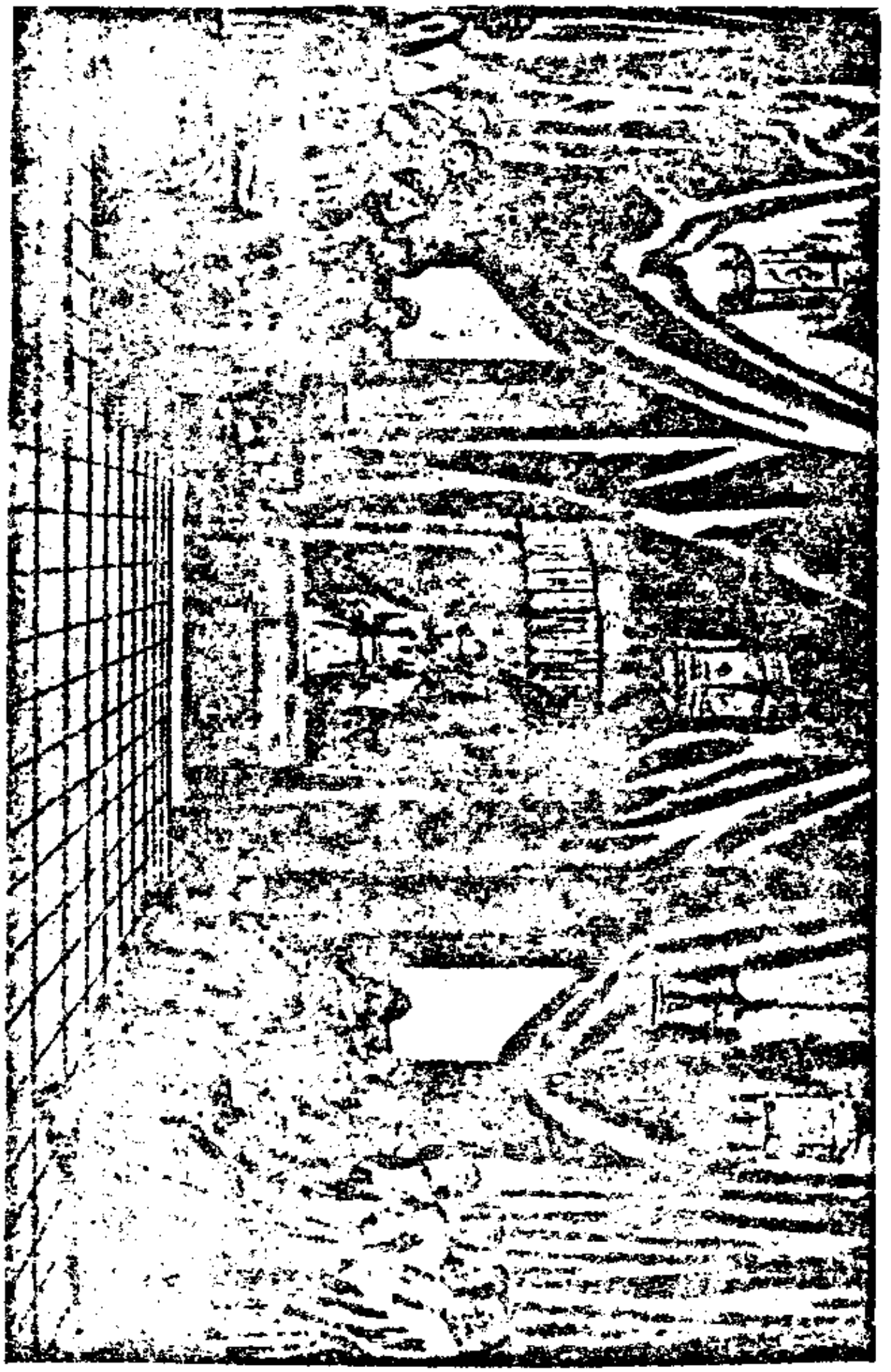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序

太平天國犯大難於外患侵迫之秋，倡革命於舉世不爲之日，奮跡金田，奠都金陵，固已具一朝之制，樹百年之基矣。當其盛時，武功赫奕，不可一世；力爭上游，則三克武漢，命師北伐，則耀兵燕疆；拳旗西邁，翼王則逞志湘桂，滇蜀之郊；迴車東征，忠王則席卷蘇、松、杭、嘉之城。烽燧傳警，達十七省，前後奮鬪垂十五年。及夫力索勢窮，天京淪陷，城兵十萬，猶聚衆自焚而不悔。是其堅苦卓絕之志，實爲有史所未聞。顧成王敗寇，自古已然，官氏操翰，此風彌烈；遂使合聞不扇，凶跡獨彰，故六十年來，「長毛」一詞談者猶相疑怖，甚且用爲詈人殘暴之稱焉。事之不平，寧逾於斯！嘗憶兒時讀官刻李秀成親供，每想見其爲人，竊謂遇賊如此，亦何所懼。比長稍習史事，乃恍然於是非之隱，時政蔽之也，頗思有以昭之。終以見聞狹陋，欲作屢輟。今歲夏月，本館有新時代史地叢書之輯集，其預定目中，列入太平天國革命史，何柏承先生卽舉以相屬，多所鼓勵。而向覺明先生、謝六逸先生、陳乃乾先生復爲甄采史材，加以指示。遂不自揣，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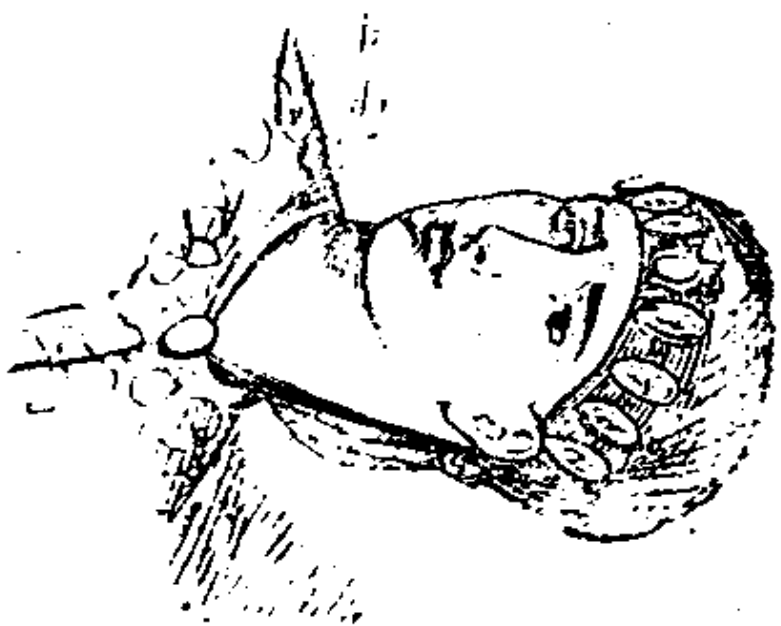
有造述。年經月緯，本於官書；事同跡異，參諸私乘。至於取舍之間，則去甚去泰，要惟求信；鈎沈索隱，倉卒未能也。區區之意，所不獲自己者，惟在擗撫失常，驅遣無方；使言之不章，辜友深望，滋可慚耳。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鍾麒自識。

忠王主臨軍事會議圖





天 王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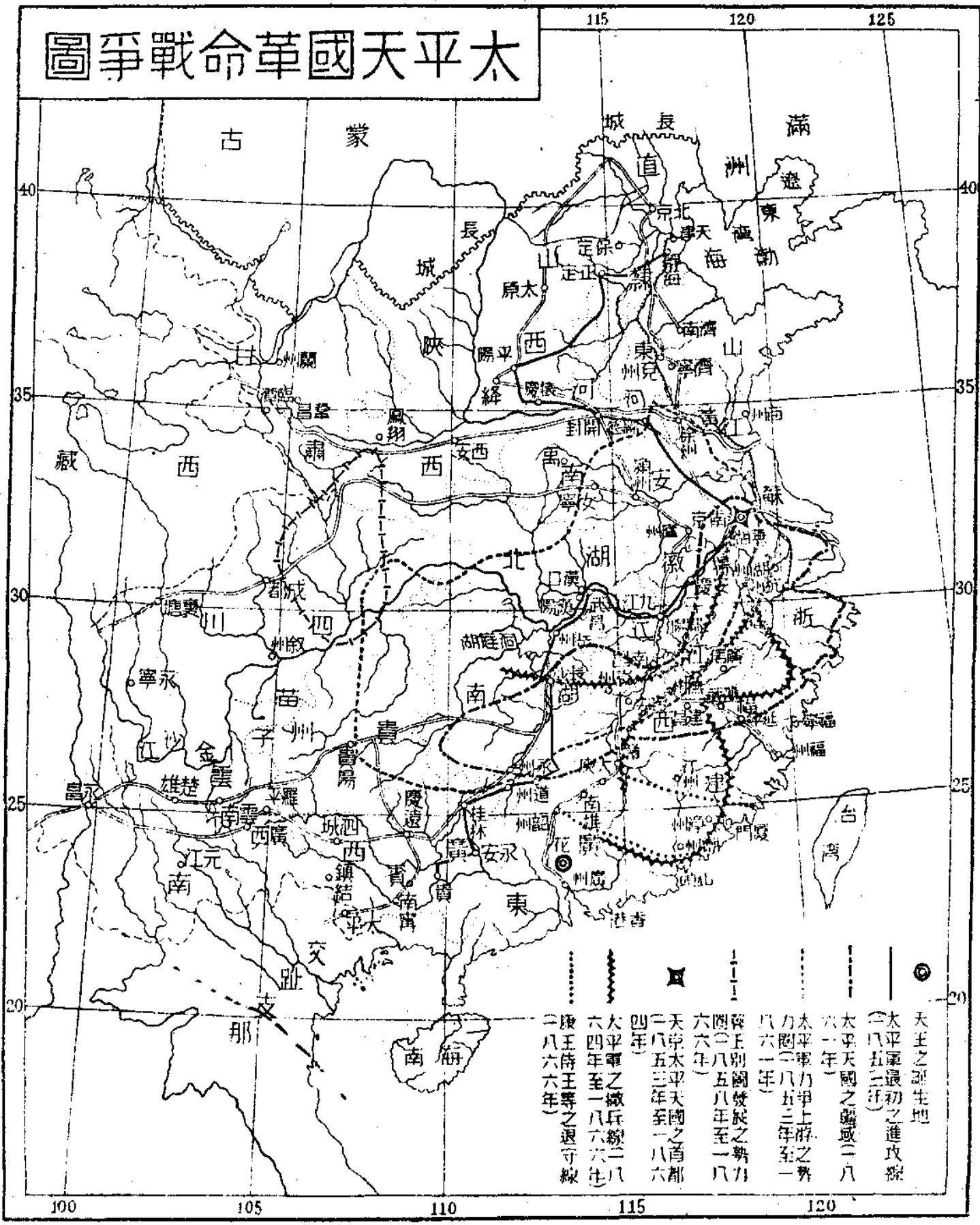


像飾常王忠



像服冠王忠

#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圖



● 天王之誕生地  
 ——— 太平軍最初之進攻線  
 (一八五三年)  
 - - - 太平天國之疆域(一八  
 六一年)  
 ····· 太平軍力爭上游之界  
 力圍(一八五三年至一  
 八六一年)  
 - - - 與王別圖發展之勢力  
 圍(一八五八年至一八  
 六六年)  
 ☆ 天京太平天國之首都  
 (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  
 四年)  
 - - - 太平軍之撤兵線(一八  
 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  
 - - - 康王侍王等之退守線  
 (一八六六年)

# 目

- 一 革命開局時之社會背景·····
- 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
- 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
- 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
- 五 北出湖南與規取武漢·····
- 六 沿江東下與奠定天京·····
- 七 北伐中原·····
- 八 力爭上游·····
- 九 湘軍出犯與楚中之角逐·····
- 十 贛局之爭戰與武漢之淪喪·····



- 十一 江西之失與兩皖之戰……………四十
- 十二 下游之奮鬪與楊韋之亂……………四十五
- 十三 翼王之別途發展……………五十一
- 十四 忠王之初起與英王之勇略……………五十七
- 十五 天京圍解與經略東南……………六十四
- 十六 安慶之失與英王之死……………七十二
- 十七 上海之牽掣與外人態度之轉變……………七十八
- 十八 蘇常之失……………八十二
- 十九 兩浙之失……………九十二
- 二十 天京之陷落與天王忠王之殉國……………九十六
- 二十一 幼主之被擒與餘衆之消亡……………一百七
- 二十二 太平天國革命之意義……………一百十二

附錄

官等表

諸王列侯表

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目次

三

# 太平天國革命史

## 一 革命開幕時之社會背景

明季以還，滿洲以客帝臨朝，於中原故族自不免盜憎主人，特見嫌忌。以是牢籠摧抑，無所不至。一般以官爲生之流——所謂士大夫——規於威，替於利，固已緘口卷舌，紛紛入彀。以相習於皇朝矣。惟是種見不泯，積怨日深，民衆復仇之念不能自己。故明亡而後，民間之秘密結社，借宗教迷信之力，號召徒黨以從事「反清運動」者，不下數十起；而「白蓮教」實隱然爲之魁。乾、嘉之際一再發難，風靡五省，清廷竭海內之兵力，猶十年而後定，則其力量之偉可知。其後分布蔓延於各地之「紅陽」、「青蓮」、「八卦」、「天地」（添弟）、「無爲」等組合又皆爲其支流與苗裔，則其潛勢力之大又可知。

凡此秘密結社，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悉，顧其構成之質素，要不出釋道二宗。嘉道以降，歐人東來者日衆。基督教之傳布雖受當時法令之箝束，而其教義則已浸淫於宗教社會之間，取得相當之信仰。廣東地處南海，當東西交通之衝，歐人抵此最先，故其地感染基督教之影響亦最早。於是秘密會黨之中乃忽有基督色彩之新分子。

道光季年，清廷方以鴉片之戰見挫於夙所蔑視之英夷，（當時官文書習用語）舉數百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一旦暴露於外。而又連年凶荒，流亡載道，百姓既無以自安，挺而走險者實繁有徒。所謂「重熙累洽」之幻局，至此已洞穿雪亮，了無實際。當時地方文武官吏，錮於乾嘉以來承平之積習，類皆苟求恬嬉，玩視民瘼，循例上計，又復相與塗澤，扶同隱徇。各地巨商富室，則更酣歌恆舞，競以豪侈相尚，以財役人，曾不少恤。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貧富之界日以懸隔，而社會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飾矣。

方是時，秘密會黨既灼見清廷統治力之不足，又夙切齒於貪官土豪之壓迫，觸發之機已熟，官民衝突乃亟。及道光二十七八年間（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兩廣大饑，羣盜遂紛起

如毛，所在剽掠；而廣西之柳州、慶遠、思恩、梧州、潯州、南寧各屬爲尤甚。著稱一方者慶遠思恩、家幅、鍾亞春，柳州則陳亞癸、陳東懸、山豬羊，武宣則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區振組，潯州則謝江殿，而亞癸尤悍且衆。其餘不得主名，往來竄突者，尙數十股。清吏至此，實已捉襟露肘，窘態畢見，雖大府屢檄嚴捕，亦祇具文而已。

當羣盜盪聚之會，新興之祕密會黨「三點會」——卽含有基督色彩之「上帝教」——已早在廣西活躍，流布宣傳。信徒既日見增加，聲勢乃歷久彌張，於是脫穎而出，公然揭反清之幟，以示與羣盜異趨；而後此十五年努力革命之歷史遂由茲開幕矣。

## 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

道光中葉，廣東有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襲白蓮會故智，說教粵中。託言鑄鐵香爐成，可駕以航海。以此誑衆斂錢，而惑其說者頗盛。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並師事之。秀全早喪父母，嘗數試不第，乃以訓蒙賣卜往來江湖間。年二十，赴廣州應試，遇外國新教徒宣道於市，心

竊好之。後又得警世良言 (Good words for Exhorting the Age) 中多採攝新舊約語。秀全攜以歸，遂爲後來立教張本矣。

九濤死，秀全頗以師說不足洽衆心，乃更與馮雲山刺取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名其教會曰「三點會」(又稱三合會)。秀全自爲之長，而其志遂得暢行。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秀全與雲山赴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鷓化山中，祕密布教。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貴縣人石達開、秦日綱(一作日綱，又作日昌)附之。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輾轉招集，而秀全則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受其資給焉。

秀全符病，昏迷四旬。及愈，乃自云死而復蘇，能知未來。又謂舉世將有大災，惟入會拜上帝者可免。凡入會者，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無復尊卑。人納香錢銀五兩，獨拜上帝，不得拜他神。於是遠近風動，附從者益多，皆稱秀全爲洪先生而不名。秀全既傳會西教，傾動衆聽，遂自擬基督，更爲教主。以基督爲耶和華 (Jehovah) 長子，而已爲基督之弟。故稱耶和華曰「天父」，基督曰「天兄」，以己配之，「三位一體」之神聖理論於是乎成，而教主之尊

嚴乃高與天齊矣。

教主之聲勢既立，乃令雲山及其黨盧賢拔（賢拔本名賢遠，以避石達開諱改今名，他書作拔賢者誤）等造真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而自以其間返廣東，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Teacher Roberts）受教義。及秀全再至廣西，而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之數陡增。自是上帝教會之基礎乃確立於廣西，待時而動，有心人已磨厲以需矣。

### 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

上帝教會自經馮雲山等之宣傳，其信徒遂徧布於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各州縣。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廣西盜起，巡撫鄭祖琛老病憚事，緝治不力，盜勢乃浸熾。按察使勞崇光頻年馳剿，南路始得稍平。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新寧李沅發竄擾柳州、桂林。明年四月，沅發甫就擒，而陳亞癸等又各率黨羽數千，四出焚劫。於是廣西羣盜滋蔓難圖，警報彈章，殆無虛日矣。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恃，乃自創團練相守望，而不受地方官之董率。久之，

團練聲勢遂與上帝教會之信徒相伯仲。

但團練與上帝教會各自爲偶，若並行發展，則利害衝突實甚。故爭相維長，寔以不合。而教會信徒多貧苦農民，精強頗不如團練，以故時遭凌辱。及齟齬日甚，諸信徒遂不得不自相聯合，以期團結。如是漸集漸衆，勢力驟強，而上帝教會乃頓成一不可輕侮之團體矣。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六月，秀清、昌輝、達開、曰綱諸渠魁皆聚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議召集各村會衆，乘機舉兵。時秀全居平南縣花洲人胡以冕家，行跡甚祕，秀清等謀既定，遂率衆迎之至金田。旋又移屯武宣東鄉，募集同志。一時自命豪傑之流，若貴縣林鳳祥，若揭陽羅大綱，若衡山洪大全，皆不期奔赴，極星聚雲合之盛焉。於是部勒士馬，整治器械，仍還屯金田，以爲革命之大本營。

先是，清宣宗以正月十四日死，皇四子奕訢嗣位，以明年爲咸豐元年。數月之間，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頗有振作之意。顧其時廣西兵事已亟，烽火數警。特命兩廣總督徐廣縉赴梧州進剿，而廣縉以廣東詔，連聞方有寇亂，無兼顧之暇，久久不行。清廷乃益詔促



鄭祖琛出省督師。是年六月，祖琛移駐平樂府，自度力不勝任，奏請命大將會剿。清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十月，向榮至桂林。

時秀全等異軍突起，猶未指名，而聲遠，思恩、南寧等處土匪張甚。向榮提兵擊逐，寇稍稍戢。秀全等乃轉得避實就虛，以其間往來偵諜，從容布置矣。迨頭角漸露，清廷乃始注意及之。是年十月，清廷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攝廣西巡撫。鄭祖琛奪職遣戍。則徐奉詔，力疾而行，至潮州，病死。詔更以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並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及十一月，而張必祿乃戰死於平南、金田間，於是洪軍日張，震動遠近矣。

張必祿既歿，詔以漕督周天爵繼爲廣西巡撫，加總督銜，辦理軍務。向榮亦由橫州移師金田。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正月，向榮戰不利。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分攻武宣、桂平、貴縣、平南諸邑，前鋒及象州。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與向榮分道防戰。雖時獲小勝，而洪軍勢不稍衰也。

方是時，李星沅與周天爵又以事權不一，互爲齟齬。及至莫能相向，遂疏請別置統帥，以

專責成。清廷得狀，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尚阿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未至而星沅前死，乃授賽尚阿欽差大臣，先以天爵權之。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劾其不遵節制。廷設罷天爵督師，魏總督銜，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蓋自林則徐道歿以來，期月之間，將帥屢易，文武不和，清廷因已失馭，而前方軍事遂成泛烈之局矣。

#### 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六月，賽尚阿抵桂林，合諸道兵勇三萬餘人進攻洪軍。七月，軍逼象州。諸將自烏蘭泰以下亦以奮戰之力迎擊要害。八月，洪軍敗績，章昌輝弟亞孫等陣歿。遂自大黃塘引退，改趨大黎，逼永安州。向榮、烏蘭泰分道追之，而烏軍阻鵬化山中，向軍復遇雨致挫。同時巴清德又病死於平樂，於是洪軍進行甚利，遂以閏八月破永安矣。

洪軍入永安，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秀全位號曰天王。由是草創制度，規模漸立，發號施令，一切乃有所秉承。天王既正位，大行封賞，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

草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曰綱、胡以晃、羅大綱、林鳳祥等四十八人，各授丞相軍師有差。其餘有功將士八百餘人，均獲賞賚。當時所以不建帝號而稱「天王」者，自亦有故。其封授詔令實明言之。略曰：

軍中大小兵將，各宜認真舉行大道……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真神，真神以外皆非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不可稱上以冒天父。天父稱天聖父，天兒稱救世聖主，天父天兒得稱聖。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不可稱聖以冒天父天兒。天父，神爺也；又魂爺也。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之各軍師，朕命爲王爺，此乃始從不正之例。若據真道論之，有冒犯之嫌。

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諸國；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諸國。又封達胞爲翼王，使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

觀此，則其時宗教意味甚濃，猶未明揭反清也。而諸王俱受東王節制，日後擅柄之機乃預伏於此矣。

九月，清賽尙阿移屯陽朔，督諸道軍撲永安。十一月合圍，軍凡數十營，繞之數重。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兩人以戰略不合，互有違言。時秀水知縣江忠源以父憂去官，率鄉勇五百從烏蘭泰軍，頗往復調停其間，卒不能得，引疾去。清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翌年（一八五二）二月，太平軍遂突圍出，北趨陽朔。烏蘭泰追之。天德王被擒，失二百人餘。然道險雨阻，烏軍終不利也。向榮度太平軍必趨桂林，疾引所部問道馳救。而烏蘭泰則以縱敵是懼，緊追弗敢失，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中礮死。太平將羅大綱假烏軍旗賺桂林，語誤不得入。太平軍乃分爲三路，以三月圍桂林。

時向榮已先入，與巡撫鄒鳴鶴固守。江忠源聞警，復募鄉勇援之，戰屢捷。太平軍以廣西無足戀，議取湖南，遂解圍引去。

初，道州舉人胡孝先謁天王於永安，疑爲謀，繫之。孝先於獄草檄數千言，暴清廷惡甚至，

天王方求文士，得孝先，大喜，釋之。與論大計。孝先曰：「關中天府，周、秦之所以興，欲爭之必先取咸陽，然後出山右，定燕、薊，天下可傳檄定也。」天王置諸左右，寵甚至。秀清忌之，使兵出永安，殺之途中，以陷敵聞。天王悼甚，竟莫能明也。

四月，太平軍出興安，攻全州。全州守將爲湖南寶慶都司武昌顯，所部僅五百餘人，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太平軍遂以地雷轟城垣，取之。於是乘勝東下，悉銳以入湖南。

## 五 北出湖南與規取武漢

太平軍既得全州，方議移師入湘，會湘水盛漲，遂括民舟順流而下。揚帆直進，計三四日可抵長沙。而江忠源倍道扼其下游，篋衣渡，激戰兩晝夜，所括舟被焚幾盡。又礮中南王山，旋歿。雲山能謀善斷，多所規畫，天王深倚之。及歿，哭之慟，曰：「天不欲吾定天下耶，何者！良輔之速也！」

南王陣歿，太平軍乃棄輜重登陸，東趨道州，提督余萬清棄城遁。五月，入道州，撈獲其

六月，分軍破江華、永明、嘉禾、藍山。七月，破桂陽、郴州。所獲益富，乃渡河徇安仁及醴陵。長沙戒嚴。清廷詔罷湖南巡撫駱秉章，以張亮基代之；逮治余萬清。曾雲貴總督羅繞典赴任過長沙，遂令留辦防堵事。

時太平軍由郴州移據永興，徘徊未進。而西王蕭朝貴獨雄智自喜，調長沙守備薄，意可襲取，乃率李開芳、林鳳祥及死士千餘繞山道北行。數日之間，連破安仁、攸縣、醴陵，遂以七月二十八日薄長沙南門而軍。城中大吏料敵當從耒、衡正道來，方日夜議築土城，禁訛言，及敵猝至，則大震。秉章統兵勇八千餘，將弁數百，不敢言節度。繞典日惟與諸生舉貢議事。提督鮑起豹至昇城陞神像置南門城樓與對坐，欲藉以安民心。而賽尙阿駐永州，湖廣總督程喬采駐衡州，皆逡巡不赴。新任巡撫張亮基已至寧鄉，聞警，還屯常德集兵。惟總兵和春、常祿、李瑞、德亮及江忠源馳至，與太平軍相持。

八月，清廷詔奪賽尙阿、程喬采職，以徐廣縉并代之，促向榮赴援。榮自四月稱疾居桂林，諸統帥交章劾之，終不肯起。及聞賽尙阿罷，乃疾行抵長沙。亮基亦至，縋城而入。無何，西王攻

南門，黃袍立城下，遂爲清軍所目。發礮轟之，飲彈歿。天王、東王聞之，大憤，悉衆而北，逼長沙。益募礦夫，穴城根，置地雷，城崩復完者屢矣。於時清軍赴援者大集，地道又急切無功。天王念圍攻日久，懼衆攜貳，乃以十月十九日夜半解圍，作浮橋渡湘而西。

長沙圍軍一旦引去，城中將吏乃愕視不知所往，或言必攻湘潭，始傳令諸軍南嚮。而太平軍已從容走寧鄉，破益陽，出臨澧口，掠湘陰，渡洞庭，前鋒垂及岳州矣。岳州文武自提督傅勒恭以下，爭委城遁。太平軍盡得城中舊藏，吳三桂所遺軍械殿位，復取估舟五千餘，蔽江而東。所過城鎮，望風披靡，遂以十一月初九日薄漢陽。十二日，破之，轉向漢口。時值冬季，江水涸，中漲巨洲，太平軍遂連舟爲梁，環以鐵索，自漢陽直達武昌，環城設壘。巡撫常大淳督兵數百拒守。向榮自湖南赴援，軍東門外，累戰累勝，而以敵壘中隔，不能合城兵，又爲寒雨所苦，軍士疲甚。十二月初四日，太平軍以地雷毀文昌門而入，巡撫布按以下皆死之。

武昌既破，清廷大震，詔逮治徐廣縉，以向榮爲欽差大臣，命大學士琦善選兵駐河南。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北巡撫，羅繞典防荆襄，而起丁憂在籍侍

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

## 六 沿江東下與奠定天京

太平軍既收武漢，初欲用胡孝先遺策，由襄樊北趨。既而偵知河南已有重兵，乃決意東下。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西元一八五三）正月，連舟萬餘，載資糧軍火財帛及所俘男婦五十萬，乘武昌而東。先是，清兩江總督陸建瀛議防江之策，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設防於此，不如於上游黃蘗等處。乃遣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又遣壽春總兵恩長率松江標兵二千繼之，而自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幕客員弁溯江倍道而前，以咸豐二年十二月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太平軍已縱掠黃州、武昌（今鄂城縣）、蘄水、蘄州，長驅至武穴。恩長遇敵迎戰，中砲墮江死，舟師盡潰。建瀛方命移舟上駛，而從兵聞敗報，洶懼四散，建瀛僅以十七人二舟踉蹌走還江寧。於是翼王石達開將羅大綱、李開芳、林鳳祥等由蘄、黃順流東來，不決旬而九江、安慶俱下，安徽巡撫蔣文慶殉焉。



建瀛歸江寧，議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敵舟，未及行而衆潰，建瀛益惶恐，閉門稱疾不出。獨福山總兵陳勝元率所部水師溯江而上，布防抵禦。太平軍留安慶三日，盡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連破太平、蕪湖，以正月二十六日與勝元戰江上。勝元敗，死狀如恩長，太平軍遂以二十九日薄江寧。連營二十四座，列舟自大勝關達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環攻。城外商民自募義勇隊出擊，守陴兵發礮助之，誤傷數人，義勇駭散。城中兵民拒守七八日，彈丸盡，至寶石大礮以發。二月初八日，儀鳳門地雷發，太平軍盡擁至。清軍方以全力注一隅，而敵之別隊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外城遂破。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提督福珠洪阿率滿洲駐防兵退保內城，守兩日，亦破。祥厚等皆戰死，建瀛亦先於外城破。日死亂刀下，城中官紳及軍民死者四萬餘人。太平軍盡出所獲資財，大餉將士，而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取鎮江、揚州，以斷清軍南北之聯絡。

天王既唾手得江寧，遂謂天下易取，復與東王楊秀清議圖汴，欲定都洛陽，渡河以困燕京。有老舟子湖南某甲，素爲東王駕舟，具言「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而江南有長江

之險，民富食足，舍江寧而都河南，非計。」或又有以「明祖亦席金陵有天下，宜先建都，俾天下知所趨向」爲言者。天王納之，遂改江寧爲天京，挾清督署爲宮，假故家大宅以爲諸王府。立妻賴氏爲皇后，子福（一作眞福，一作福瑱，俱誤）爲太子。設六官，立朝儀。進東千總尚書事，左輔正軍師如故；北王爲副軍師；翼王爲前軍主持；胡以晃爲春官正丞相，兼平東將軍；羅大綱爲冬官正丞相，兼平西將軍；賴漢英爲夏官正丞相，兼盪寇將軍；李開芳爲地官正丞相，兼平北將軍；林鳳祥爲天官正丞相，兼平南將軍。餘文武封賞有差。又立學校，且開科取士焉。

規模既定，乃以宰輔之名移檄遠近，申言奉天討胡。檄曰：

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爲有人乎？妖胡虐焰播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虺，邪鬼也，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

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之罪孽。手誅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

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竊占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隳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并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坐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鑿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羊而使之拜，則蹙然怒。今胡虜猶犬羊也，何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也！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諸公所熟聞也。予總計

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示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祖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僮於應昌，興創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有擒狗彘子之威，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報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天王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

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整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真，將生爲胡人，死作胡鬼矣。順

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盪胡塵，何以對上帝也？

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讐，下爲天國解下首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檄文所播，勢挾風雷，於是太平軍建國之旨遂大白於天下。以故各省年少豪富志切排滿者，咸聞風響應，或且報捐巨款，號爲「進貢」。一時朝野動色，居民皆震撼遷徙，或築巖寨自固；清廷官吏亦多稱疾，相率求去。蓋清之爲清，危亡已若在旦夕矣。

當太平軍東下之頃，清欽差大臣向榮追躡其後，師行甚速。正月十二日，前鋒張國樑（卽前據漳州之張嘉祥，爲向榮所敗，遂降清）已至九江，顧以無舟不得濟，乃移文南昌索舟，始得漕船以行。及二月二十二日，榮全軍抵江寧，則城亡已旬日矣。乃結營城東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而琦善亦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進至揚州，與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是爲「江北大營」。然是時八旗綠營之兵，暮氣已深，太平軍

雖受清軍兩路之攻擊，而往來自若，曾不能少限其馬足。故陳師未久，太平軍卽一方出河南，略山西，以壓燕、薊；一方由安徽攻江西，以爭長江之上游矣。

## 七 北伐中原

天京既奠，召羅大綱入議，圖河北。大綱曰：「欲圖北必先定豫，車駕駐汴，軍乃渡河。否則先定南九省，無後顧憂，然後三路出師，湘、楚一出，漢中疾趨咸陽，使皖、豫通貫，直達金陵；一出徐揚，席捲山左；咸陽既定，乃出山右，會獵燕都，雖諸葛不能禦也。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且旣都金陵，宜多備戰艦，精練水軍，然後可戰可守。若待粵之拖罟已臨長江，則運道梗矣；今宜先備木筏，堵江以待戰艦之成，猶可及也。」時東王方主居江南，不納。大綱語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屬爲虜矣！」

時丞相林鳳祥、李開芳已取揚州，詔封鳳祥靖胡侯，開芳定胡侯，令率兵五萬，剋期北伐。天王詔之曰：「師行間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糜時日。」鳳祥亦窺河南重兵皆趨江北，度中

原空虛可乘，乃盡括揚州子女玉帛送天京，以空城付指揮曾立昌守之，而自將二十一軍，與開芳出滁州，據臨淮關。三年（一八五三）四月二十一日，破鳳陽。清勝保亟分軍追躡，而東王又遣丞相胡侯吉文元由浦口攻亳州，遂與林李兩侯合，乘間入河南。五月初七日，下歸德。清巡撫陸應穀親督將弁分道迎敵，聞太平軍闕開封，急檄布政使沈兆雲等登陴固守，則敵已由寧陵、睢州、杞縣、陳留，以十三日抵開封。時清江寧將軍托明阿等友督三鎮兵過睢州，聞警，倍道赴援，與城兵夾擊。太平軍遂由中牟引而西，一方則分軍圍鄭州、滎陽以牽制南岸清軍；一方則潛收煤船自鞏縣渡河，以六月初二日圍懷慶。

方太平軍之渡河而北也，或議乘清軍未集之際，直逼天津，以爲攻心扼吭之策。而林鳳祥欲先取懷慶，扼黃河要害。相持數日，則清軍已大至，蓋清廷已命直魯晉三省督撫合力防河，且授直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總統河南軍矣。太平軍數穴隧道攻城，不能得，乃立柵深溝以自固。兩軍相持幾六旬，血戰十餘次，太平軍大耗傷，吉文元中矢死。林李知不可必得，乃以七月二十八日棄柵北走，衆僅二萬矣。



時清軍以重兵扼其東，黃河與太行山又交阻其前後，處境危甚。幸西方黃河、太行之間，有小道通山西，太平軍遂以八月自垣曲出曲沃，破平陽，進至洪洞。而東王復自天京遣兵往援，衆亦二萬，於是又合軍而東。清廷詔罷山西巡撫哈芳，以恆春代之；又奪訥爾經額欽差大臣，以與勝保。勝保督師入山西，方攻陷平陽，而太平軍已乘間由屯留、潞城、黎城入直隸，據邯鄲縣北之臨洺關。九月初七日，太平軍下深州，距京城僅六百里。訥爾經額退駐廣平，清廷大震，遂奪職按問。詔授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督京旗及察哈爾精兵保衛畿疆。

太平軍守深州十餘日，旁出欒城一帶，烽火相屬。而九月十九日深州城外之戰，乃大挫，戰死者七八百人，遂以翌日棄深州走天津。時天津守具漸完，又城外新經洪水，沮洳難行，勝保等復疾行躡其後。林、李等懼圍攻陷敵中，乃以十月退營靜海，並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爲掎角，以與清軍相持。

漸值隆冬，南兵不習寒，耳鼻凍裂，師止，卽熾火取暖，潰爛者十六七。糧食又漸罄，不復能

進攻，惟困守獨流，以爲苟延計。四年（一八五四）正月，清軍攻益急，遂棄靜海，西南趨阜城，分占附近各村莊。東王聞之，密令黃生才等由安徽分軍渡河入山東，直臨清州，以紓阜城諸兵之困。於是僧格林沁自當阜城之敵，遣將軍善祿等分兵赴山東，而勝保亦以三月奉詔往援。是月十五日，太平軍入臨清。清廷乃詔逮巡撫張亮基，遣戍，並奪勝保、善祿等職，仍令戴罪自効。

太平軍下臨清後，堅壁不出。清軍三面進攻，卒以二十六日陷之。黃生才等走據曹縣，復以四月初九日爲勝保所破，窮追至豐縣。生才死之，餘軍悉沒。阜城軍困守月餘，亦以是日悉衆南走連鎮。勝保自曹縣移新勝之兵與僧格林沁合軍進攻，而太平軍尙未知曹縣之敗，欲通山東援軍，乃以五月初二日遣一枝隊，由李開芳率之趨高唐，下之。勝保復移師而東。開芳不暇旁出，據城堅守。於是北伐之師大挫。在直隸則僅有連鎮，林鳳祥守之，被困於僧格林沁；在山東則僅有高唐，李開芳守之，又見圍於勝保，各占一隅自固，無能爲力矣。

五年（一八五五）正月十九日，僧格林沁陷連鎮。林鳳祥截鬚匿地穴中，搜出解京被

害。清廷嘉僧格林沁功，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卽令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高唐兵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防禦又復嚴固，故勝保不能勝。僧格林沁至，亦不能近，乃決黃河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四月十六日，開芳衣黃袍，張蓋乘筏出，自詣僧格林沁軍，亦解京遭害，一軍盡沒。至是，太平天國北伐之師已完全覆敗，而清廷則後顧無慮，乃得傾注全力於東南。

## 八 力爭上游

太平天國既命將北伐，轉鬪數千里，同時復遣平東將軍胡以晃、平西將軍羅大綱、徽將軍賴漢英、國宗石祥貞、韋志俊等分攻安徽、江西，以爭上游。於是安慶以三年（一八五三）五月初四日再克，而南昌亦以十八日合圍。時江忠源已以戰功累遷至道員，署湖北按察使，方奉命赴江南大營，行次九江，聞南昌圍急，兼程往援。太平軍圍攻不能下，乃分軍入腹地，以圖牽制。而吉安土兵又起，遙爲太平軍聲援，勢甚張。忠源飛書湖南告急，清侍郎曾國藩署巡

撫駱秉章遣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屬道員夏廷楫、編修郭嵩焘、知縣劉長佑、朱孫詒及忠源、季弟忠濟等護之往。而諸生羅澤南復率其子弟鄉人自成一軍與偕行。

廷楫等至南昌，一戰不利，諸生死者七人，收衆入城。忠源以新軍不可當大敵，令往擊七兵，於是廷楫駐樟樹鎮，羅澤南攻安福，忠濟、長佑攻泰和，旬日之間，士兵悉敗。忠源守南昌，內顧無憂，益獎勵兵民，防護周固。太平軍包圍九十餘日不能取，遂以八月二十二日解圍登舟，揚帆北出湖口，破九江，駁駁上逼湖北矣。

時張亮基調撫山東，以新任總督吳文鎔未至，尙留武昌，聞警，亟遣舟師扼田家鎮。忠源援九江無及，亦自瑞昌與國進遏其衝。而太平軍已先據田家鎮半壁山，憑高俯瞰，早占建瓴之勢矣。九月十三日，太平軍乘風上駛，忠源赴水營拒敵。敵礮驟發，舟師駭潰，忠源搏戰失利，突圍走廣濟。太平軍遂長驅大進，連下黃州、漢陽，聲震兩湖矣。吳文鎔方次長沙，聞敗狀，急馳守武昌。十月，太平軍分道北進，一軍入孝感，一軍自應城攻德安。清學政青麟方按臨德安，急檄知縣張開霽募丁防守。而按察使唐樹義、總兵楊昌泗亦由黃陂進屯楊店。太平軍兩路皆

阻防兵不得進，乃合軍退漢陽。旋復爲清同知伍樞所邀擊，更悉衆而東，入守黃州。

方是時，太平軍在江西、湖北既不克大展布，則亦暫安守勢，相機進行；而在安徽境內則以主持得人，勢乃大振。先是，太平軍既再克安慶，翼王駐此，頗從事於建設。一方張榜安民，擇村里明曉事理者爲鄉官，令民間獻糧冊，按畝賦課；一方又於大星橋立樵關，截江上行舟徵其稅。數月以還，經營略定。及是，東王更令秦曰綱代翼王，復謀旁出。自安慶破，清廷所設安徽文武大吏皆僑寄廬州以爲省治，而在籍侍郎呂賢基治園練駐舒城。十月，日綱引兵北進，以十四日乘雨出集賢關，破桐城。二十九日，取舒城，呂賢基死之。太平軍乃乘勝而進，直趨廬州矣。

江忠源時軍漢陽，清廷詔授安徽巡撫，且諭以「楚皖一體，可審緩急爲去留。」忠源以廬州危急，上疏請行，遂率所部千人冒雨進。至六安，將帥多病，忠源亦憊甚。六安吏民遮留，忠源不可，惟分所部大半使總兵晉德布守之，而自將餘兵力疾至廬州。

時羅大綱將本部自鎮江出揚州，方攻略天長、六合，以廬州要害，遂益兵而西，爲日綱聲

援胡以晃亦以本部出和州、含山、巢縣，與大綱會。遂以步騎十餘萬薄廬州，圍之數重。久之，清諸道援軍大集，皆阻敵不得進。太平軍圍攻益急，卒以十二月十六日夜中裂水西門而入。忠源揮兵巷戰，達旦，知不可爲，手劍自刎，不殊。一卒負之走，忠源嚙其項，脫身投水死。清廷贈忠源總督，諡「忠烈」。別詔提督和春、漕運總督福濟規廬州，而益促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督師。

太平軍時扼黃州，湖北援師不能遽達皖。而曾國藩方駐衡州治水師，以爲天下大局，武昌實必爭之地，必先保武昌而後可以扼金陵上游，固荆、襄門戶，通兩廣、四川運道。因移書文鎔，謂「南北兩省以堅守省會爲主，俟水師成，乃可言剿。」文鎔故國藩座師，頗倚重之，報書亦戒以無輕赴敵，必俟成軍乃行。及廬州破，忠源死，湖北巡撫崇綸劾督臣閉門株守，有旨詰責。文鎔不得已，乃以十二月赴黃州督師，駐堵城，距府治可二十里。

四年（一八五四）正月，太平軍張鎧、高會、文鎔偵知，謂有機可乘，急出兵擊之，而軍士以大雪故，僵斃相屬，反爲敵所乘。十五日，太平軍前後夾擊，清兵大潰，文鎔死亂軍中。遂乘勝

復取漢陽，湖廣河運克德安、隨州、棗陽。而東王復遣石祥貞等率大隊趨武昌而上，以二月克岳州，入湘陰。於是武昌形勢已在太平軍包圍之中矣。其時清荊州將軍台湧代文鎔署總督，未至；巡撫崇綸又以憂解職，僅學政青麟自德安至，代爲巡撫籌防守。然標兵才千餘，不敷分布，而旁近諸府縣又多殘破，莫能爲外援，勢益岌岌。會湖南水師新成，清廷乃詔促國藩赴援。湖南之治水師也，由江忠源、郭嵩焘倡議，而曾國藩實成之。先是，忠源初援湖北，與國藩論江皖大局，議造戰船數百，先清江面，以事甚艱鉅，未暇實行。及嵩焘從忠源守南昌，偵敵皆舟居，始極言「東南皆水鄉，敵據有江路，而已以陸師擊之，勢常不及，必與敵爭長江之險，而後可以言戰。」因爲忠源草奏，請飭兩湖、四川各造戰船二十艘，自廣東購巨礮千尊配之。得旨允行。於是國藩自長沙移駐衡州，銳意造礮船。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廣東快蟹、三板船法式，而廣西同知褚汝航又別上長龍船製。國藩乃以名標董衡州船役，而於湘潭設分廠，以汝航董之。凡成快蟹四十，長龍五十，三板一百五十，各募壯丁習水戰，得五千人。四年正月，國藩發衡州集軍湘潭，有新舊戰艦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水師十營。由衡州募者六營，以

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璽、鄒漢章、龍獻琛統之；由湘潭募者四營，以褚汝航、夏繼、胡嘉垣、胡作霖統之；而汝航爲總統。又益以陸師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致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統之，而塔齊布爲先鋒。水陸萬七千人夾湘而下，軍容極一時之盛矣。

## 九 湘軍出犯與楚中之角逐

曾國藩既整治水陸各師，決意東出，遂以四年（一八五四）二月移次長沙，將進援武昌。聞太平將石祥貞等已連破岳州、湘陰，取寧鄉，乃遣諸軍分道迎敵。儲致躬等在寧鄉小捷，他軍亦敗敵於靖港、新康，而褚汝航等水師且大撲湘陰。太平軍以衆寡不敵，棄岳州退。國藩乃以三月督水陸北進。水師初出洞庭湖，值大風，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戰不利，亦走還長沙。太平軍轉得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間道，襲入湘潭，據長沙上游。國藩方親督舟師擊敵靖港，戰復不利，乃發憤投水，以左右援救，得不溺。而塔齊布自崇陽回援湘潭，出敵不意與搏戰，太平軍遂失挫。國藩聞陸師捷，益遣舟師往，遂以四月初九日陷湘潭。太平守將



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坐是奪職，調回湖口使協城守事。

湘潭既陷，太平軍在湘牽制之力頓失，乃撤岳州之兵還湖北。時隨州、棗陽之軍則仍盛，已連下安陸、荊門，進規江陵矣。但師行之際，後方空虛，清總督台湧遂得乘隙蹈瑕，以其間攻陷德安，又督兵應山縣北，累獲勝算。而荊州將軍官文亦用游擊王國才將兵勇千七百扼府東北要隘，以俟敵至。四月十三日，大戰龍會橋，太平軍遂敗績。餘衆或東南走監利，或西北攻宜昌，率據守旬日，爲清軍攻擊以去。是時湖南太平軍方聚華容、圍石首未下，乃合監利之衆還攻岳州，城復克。又分軍擊西湖，破龍陽、常德，勢遂大振。而宜昌之軍亦自枝江、松滋經虎渡口入湖南，與西湖之衆合，進逼澧州、安鄉。於是太平軍之聲勢益盛矣。

當是時，國藩方整軍繕舟，汰舊勇爲五千人，增募數千，謀再舉。而湖北太平軍圍武昌甚急，城中食已數月，守兵益餒疲，居民遷徙殆盡。清巡撫青麟出家貲犒軍，不足則以衣裘代之，與士卒括糗而食。至六月初二日，城復破，青麟走長沙，繞赴荊州。清廷以青麟棄城，誅之，並選台湧賊，以楊浦代爲總督。於是國藩分兵三路以進：塔齊布、褚汝航爲中路，趨岳州。

胡林翼爲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爲東路，趨崇陽、通城。林翼故貴州道員，應吳文鎔之調，率黔勇六百赴鄂。未至而文鎔歿，國藩因檄調回湘，疏薦才堪大任。尋授貴東道，仍留湘治軍。至是，乃獨當一路焉。

太平軍聞湘軍大至，遂集常德、澧州之衆退保岳州。七月朔，湘軍藉連勝之勢，直逼城下。太平軍知不敵，卽夕收軍去，堅守城陵磯。初三日，悉衆還攻。湘軍分五隊迎戰，太平軍大敗，失船七十六艘，士兵死者千餘，被俘者百三十餘。國藩遂以十五日次岳州。翌日，戰於白螺磯，太平軍乃大捷，獲船三十餘艘。湘軍水師幾全覆，褚汝航、夏鑾以下死數百人；惟楊載福、彭玉麟等得退守要害，阻敵兵。國藩收拾餘船，以同知俞晟代汝航。湖南巡撫駱秉章復遣知州唐際盛造舟資之。會塔齊布軍所至皆捷，太平丞相曾天養戰死，乃得以閏七月初二日於大風雨中進撲城陵磯。太平軍出不意，遂失營壘十三，死兵卒二千。於是湘軍水師乘勝入長江，毀兩岸營壘九，礮台三，進駐螺山。清荆州將軍官文復遣兵會戰，遂連破蒲圻、嘉魚。而清總督楊岳經營北路，亦以八月初奪蘄水、廣濟、羅田。國藩益督水陸諸軍分道進攻，激戰兩日，武漢城外

營壘及江面舟船爲之一空。是月二十二日，武昌遂陷於湘軍，而漢陽所遺之團勇復乘間陷黃州。

田家鎮之太平軍知武漢清軍將分道逼下游，乃分六千人爲昌黎之敵，一軍屯興國，以當金牛鎮之敵。布置粗定，而清軍水陸並月久大治，興國，十月失田家鎮，斬州，十一月失黃梅。於是湖北境內清廷喜武，漢復得，詔以曾國藩署湖北巡撫，令自九江、安慶、淮務、閩益以母喪未除，奏辭巡撫。詔賞兵部侍郎銜，俾專心治軍，別以已由貴州道擢四川按察使，遂調任湖北，協辦軍務。及黃州各屬相矣。其時蘄州以下，西自九江，東至饒州、廣信，所在皆太平軍蹤跡，而爲入皖門戶，尤屬精銳所聚。翼王在安慶，復逸爲聲援。故清軍雖分湖口卒不可以驟破也。

太平軍以清軍圍九江急，復謀占上游披敵勢，乃分軍攻湖北

濟，會燒除軍中積酒高會。太平軍驟至，縱火需營，需倉皇突圍走蕪水。遂分軍出武穴、龍坪、聲言圍武、漢。五年（一八五五）正月，會軍蘄州，進薄漢口。楊需不敢返武昌，以防敵北上爲名，引兵趨德安。於是太平軍乃連破漢口、漢陽，分道四出，湖北復大震。國藩攻九江不下，聞上游告急，乃分全軍爲四：以陸師六千屬胡林翼等趨武昌，以水師百三十艘屬俞晟、彭玉麟、李孟羣等溯江而上，留塔齊布以五千人圍九江，遣羅澤南以三千人分攻廣、饒。而自以其間赴南昌，與巡撫陳啓邁籌增船礮，令別設水師三營。

初，賴漢英自天京出，取句容、溧水、太平、蕪湖、繁昌、南陵、池州皆得手，遂逼江西。翼王復令攻南昌，所過湖口、吳城皆克。惟頓兵南昌城下則久無功。國藩自鄂來援，漢英退，吳城、湖口復失。及國藩圍九江，東王遂遣諭徵漢英。漢英畏罪，棄之遠遁。於是江西危甚，僅得固守九江以保江上之運道；而湖北則以韋志俊之猛進，軍事頗見起色焉。

楊需既北駐德安，守武昌者祇陶恩培兵二千。太平軍時已克漢陽，慮江西赴援之敵襲其後，不可驟渡，惟沿江設壘爲防禦計。未幾，清軍水陸大至，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月餘，太平

軍終不得還，自漢陽渡江圍武昌。韋志俊不能耐，乃出奇兵由興國、通山北趨青山襲擊之，遂以二月十七日復破武昌。陶恩培死之。時胡林翼已遷湖北布政使，方與李孟羣等駐兵城外，馳救無及，乃以宵分渡江，收集潰卒，還屯金口，圖再舉。清廷於是以前林翼署湖北巡撫，而更令國藩分軍赴援。

武昌縮敵江漢，居形勝最，至是，太平軍凡三克之。而志俊廢役不從，軍中途有一章國宗三打湖北之稱，以功加右軍主將。由是，太平軍之勢力依然屹立在楚中，而屏蔽皖、贛、天京，乃愈益鞏固矣。

## 十 贛局之爭戰與武漢之淪喪

太平軍既三克武漢，清廷詔促曾國藩分兵回援。國藩以用兵日久，餉源支絀，千里馳逐，恐有他變，乃定議令九江圍師堅持勿動，而自以是年四月由南昌赴南康，治水師，專備內湖之需。時江西巡撫陳啓邁與國藩議不協，方起齟齬，糧食軍火，輒靳不與。國藩劾罷之，清廷命

文俊代爲巡撫。贛省政局方多故，而塔齊布又以急攻九江，病死軍中。國藩自南康馳至九江，以周鳳山領其衆，而水師攻湖口又敗，復馳赴青山，爲安輯餘衆之策。

時羅澤南已陷廣信，回攻義寧，乃上書國藩言：「東南關鍵在武昌，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率所部徑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取建瓴之勢。而令南康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敵船之上下。」國藩念頓兵江西之非計，卒用澤南議，遣五千人隨之而西。

胡林翼既署湖北巡撫，集軍武漢，銳意進取。而楊霽屯德安，猶虞不自保，欲令林翼駐漢川，故敵北攻之路。林翼以爲荆襄據東南形勝，江漢又荆襄咽喉，非先收武漢，不能內固荆襄，外遏粵敵，因其疏力爭。清廷答詔以爲然。林翼乃遣王麀駐陸路，防敵南下湖湘，而親率水陸自金口轉戰以前，逼武昌而軍。是時楊霽北路之師累戰不利，自隨州走棗陽。四月，清廷詔罷霽，以官文代之。五月，又以德凌阿爲欽差大臣，攻德安。於是官文屯潛江、天門間，遣軍攻陷雲夢及應城。而林翼攻武昌不下，乃議先攻漢陽，以重兵扼漢口，蔡店阻敵西行，遣水師潛江隄

攻其東。七月，玉麀陷蔡店，毀襄河鐵索浮橋。八月，林翼自將攻漢陽，爲敵所乘，幾大潰。而林翼堅持不稍懈，益汰疲羸，選精銳，勢復少振。

先是，羅大綱、胡以晃會師克廬州，功最多。後又往來鄂，贛指揮軍事，屢摧清兵。及曾國藩圍九江急，大綱以晃赴援，夜以舟實蘆葦燒之，鳴鑼直搏國藩營。國藩驚覺，燭江盡赤，棄舟遁。遂焚其船百餘艘，九江圍解。以晃乃進爵豫王，大綱進爵沛王，俱兼大丞相。旣又回援廬州，而翼王自安慶移駐義寧，獨任江西、湖北軍務焉。清將羅澤南自廣信來攻，未及決戰，卽抽軍西去。

是年九月，羅澤南已連陷通城、崇陽，轉戰而西。胡林翼以援師將集，乃渡江南行，謀迎勞之。而翼王復率精兵數萬，自義寧掩至，清軍被隔不得通。澤南奮勇力戰，卒與林翼合軍羊樓。以十月陷蒲圻，十一月陷咸寧。自是武昌以南幾全入清軍之手，而翼王卽以其時回義寧，江西之戰禍乃大起矣。

自塔齊布死，江西、湘軍所恃惟澤南。及澤南援鄂，分軍爲三，以劉蓉、李續賓分將左右軍。

於是勁兵良將一時盡去，國藩軍益孤。及是，翼王回義寧，遂連下新昌、瑞州、臨江。而廣東大兵復由湖南入江西，破安福、分宜、萬載，與太平軍合攻袁州。國藩不得已，重解九江之圍，檄周鳳山全軍回南昌，勢益岌岌。時彭玉屏乞假在衡州，聞警，問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國藩令統水師援臨江，而太平軍且分兵圍吉安，略萍鄉矣。議者以江西危急，交章請調澤南軍回援。時清廷念武漢功可期，持不許，惟詔湖南巡撫駱秉章募兵助之。秉章遣劉長佑、蕭啟江率五千人往，未至而太平軍克萍鄉、吉安。周鳳山援樟樹，師潰，走南昌。太平軍更取撫州，劾及餘干、萬年矣。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二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克，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尙爲清守耳。師行所至，人民爭獻糧冊，輸錢米，太平軍皆設官治之。國藩孤居南昌，懸敵圍中，困甚。諸軍募死士以蠟丸隱語間行相問答，往往爲太平軍邏獲，其不達者十常四五云。

羅澤南、胡林翼既合軍趨武昌，分屯城東洪山及城南五里墩。初，西凌阿攻德安久不下，兵屢潰，清廷乃革其職，以官文代爲欽差大臣。至是，官文亦連陷德安、漢川，進取漢陽。太平軍乃堅壁不出，老敵以待援。是時江西警報狎至，澤南念國藩艱危，欲急下武昌以爲回援。九江



地，自六年（一八五六）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數十戰，直薄城下。軍士以仰攻之故，死傷甚多。會三月初二日大霧，太平軍開三門，出萬衆，與清軍決死戰。澤南分軍三面應之，勢不支。而所部皆鄉里子弟，素負氣誼，恥相棄，故左額中彈血霑衣，猶踞坐指揮，得全軍回洪山。三月初八日，竟以創甚卒，一軍爲之哀泣。澤南以諸生起，時已由訓導超擢寧紹台道，加布政使銜，清廷遂詔以巡撫例贈卹，諡「忠節」。澤南死，胡林翼拔其高弟李續賓代領全軍，仍屯洪山。而江西之清軍乞師益急，林翼乃分軍四千，卽遣之往援。

是時武昌被圍已久，自三月至九月，清軍傷亡固多，而城守之兵亦疲憊日甚。翼王自江西分遣赴援之師，亦皆爲清軍所擊走。於是林翼募陸師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以困之。官文亦分軍悉定襄陽、隨州諸土兵，得專力攻漢陽。武漢太平軍以糧盡援絕，知不可守，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開城東行，而武漢兩王城乃同日失陷於清軍焉。

當武漢危急之際，東王遣豫王以冕將兵五萬赴援。時秦日綱代翼王守安慶，已封燕王，亦被命巡鄂、查河道。兵未至而武漢陷，東王遂罪以冕，削去爵，日綱亦坐除爵。以冕憤鬱病

發，與林翼進戰，卒於軍。於是上游失勢，元良摧喪，來日大難，其機已伏矣。

## 十一 江西之失與兩皖之戰

胡林翼既與官文同日陷武漢，李續賓等乃乘勝分道東追。旬日之間，連陷武昌（縣）黃州、蕪湖、蘄州、蕪水、廣濟，遂得回援江西。先是，五六年冬春之間，曾國藩坐困南昌，外江內湖，一時隔絕。既而聞西路已有湖南所遣之五千人進援，乃令李元度等犯撫州，劉子溥等率水師窺臨江，彭玉蔭回軍會黃虎臣窺南康，以當南昌東南北三面之敵。數月之間，諸軍皆屢有所獲。四月，湖南援軍嚮袁州。六月，湖北所遣援軍四千人，由國藩弟國華統之，嚮瑞州。於是清軍在贛、鄂間乃漸有一綫之通，而湘、贛間亦稍具聯絡之觀矣。

當是時，吉安、建昌兩府有一「邊錢會」者，亦假太平名號，乘間蠭起，衆至千餘人，抄掠附近諸州縣。廣東土兵聞之，益闖入江西，分逼贛州、南安間屬邑。國藩困南昌不能援，軍報常數月不相聞。國藩之弟國荃方在長沙，念兄急，遂慨然募三千人趨吉安，謂之「吉字軍」。十一

月，國荃攻陷安福，進窺府治。而蕭啓江等所統之湖南援軍亦以是月陷袁州。清軍在江西西路者，勢乃漸振。及湖北援軍大至，李續賓陸師八千餘，楊載福水師四百餘艘，皆雲集九江，城圍復合。於是太平軍江西之軍務遂漸感棘手矣。

七年（一八五七）二月，國藩以父喪還長沙，其弟國華、國荃皆隨之行。清廷詔以楊載福、彭玉麟統水師。三月，又罷文俊，以耆齡代巡撫。於是胡林翼遣李續宜赴瑞州，文翼赴吉安，賂秉章遣江忠義、王鑫赴臨江。時圍攻瑞州之師爲劉騰鴻所統，臨江方面則劉長佑、蕭啓江統之。而吉安自國荃去，諸將頗不相能。知府黃冕聞王鑫進臨江，以書招之往援。然鑫素以矜才尙氣聞於時，慮不足服衆，耆齡乃奏起國荃，仍統吉字軍。

是年七月，劉騰鴻撲瑞州，戰死，其衆攻益力，城卒陷。而王鑫亦以八月病死軍中。林翼自將攻小池口，陷之，九江北岸乃盡爲清軍所占。於是李續賓以九月陷湖口，彭玉麟與楊載福又分陷小孤山及彭澤縣，劉長佑等亦以十二月陷臨江矣。長佑旋以病歸，所部以劉坤一領之，與蕭啓江軍同嚮撫州。

時江西諸府漸次爲清軍所收，獨九江被圍年餘不能下。太平守將貞天侯林啓榮堅忍能軍，屹峙中流，圍久食罄，則嬰城種麥自給；陸道火藥發，城崩，則輒堵合之。八年（一八五八）三月，曾國華復至九江，贊續賓軍。續賓益督軍日夜穴城，卒以四月初七日毀城掩入。太平軍死萬七千餘衆，無一降者，啓榮殉焉。於是續賓名大振，清廷遂詔加巡撫銜，令進規安慶。劉坤一等轉戰各地，亦所至有功。太平軍所有江西諸城已十失八九，乃分道出浙、閩矣。五月，清廷詔起曾國藩援浙，國藩乃以七月由武昌、九江復至南昌。

李續賓既奪九江，遂銳師入皖。官文、胡林翼卽會籌東攻之策。陸師渡江，先皖北而後及於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於金陵，以圖皖之事。專屬李續賓。初，江忠源旣死廬州，清將和春、福濟與太平軍相持，久不決。會大綱以晃提兵援九江，翼王亦移軍上游規鄂、贛，無兼顧皖北之暇。和春等遂以五年十月朔陷廬州。及是，太平將英王陳玉成方以後起之秀治兵淮南，經略皖、楚邊境，由英、霍繞商城，破黃安。五月初二日，清軍東下奪黃安，乘勢追至商城，暨皖之潛、太、英、霍，連敗之。七月，續賓攻陷太湖、潛山，而廬州復爲太平軍所克。九月，清軍陷桐城、舒城，太

太平軍退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太平軍屯糧械以濟廬州。金陵者也，築大城，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連陷四邑，皆分軍守之，兵力益單。是時，清將都與阿馬隊攻安慶，多隆阿、鮑超陸軍趨集賢關，楊載福水師搗北門，皆牽於敵勢，不能遽進。諸將皆言安慶未下，軍行無後繼，進退受敵，不如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會清廷詔促進師，遂猛撲三河。十月，兩方接戰，太平軍失九壘，清軍亦出亡千餘。戰正亟，英王及侍王李世賢聯合捻首張洛行自廬州來援，連營數十里，抄清軍後路。而清軍之先乞援湖北者，值胡林翼丁憂去位，兵不以時至。太平軍遂四面圍之，破其七營。續賓知事不可爲，乘夜躍馬入敵陣，死之。曾國華及諸員弁兵勇從死者六千人，湘軍之精銳殲焉。事聞，清廷震悼，降詔優卹。於是皖、楚之間兵事乃大振，先陷四邑皆復。清都與阿等撤安慶之圍，退宿松，續賓弟續宜收潰卒退黃州。

先是，曾國藩奉清詔援浙，六月初三日由湘鄉起程，命蕭啓江、張運蘭軍會於廣信鉛山縣之河口鎮。及七月間，國藩由南昌解纜，途次續奉清諭，以衢州業已解嚴，敵兵入閩境，令卽由鉛山直指崇安。八月，太平軍由福建邵武回趨江西，瀘溪、金溪皆下，旋克安仁。張運蘭力戰

奮攻，復奪去。而太平軍別隊又回取新城，吉安餘衆亦趨攻宜黃。撫州、建昌兩郡俱震，國藩遂道歸建昌。九月，清劉長佑來破新城，太平軍仍退回閩境。國藩方欲分道趨閩，而續寶三河之難作，於是清廷詔起胡林翼署湖北巡撫，官文、駱秉章疏請飭國藩移師援皖。其時閩中太平軍復由汀州入江西贛州、南安境，舊守景德鎮之兵亦復大張。清廷諭詢國藩，謂：「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地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十二月，國藩奏稱：「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至福建之敵，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啓江一軍迅速追剿。」得旨允行。國藩之建議，蓋欲先退江西之太平軍而後以全力注皖北也。

十一月，胡林翼馳至湖北受任，卽進駐黃州，拊循士卒。適是時宿松之太平軍爲多隆阿、鮑超所破，上攻之途遂阻，清軍得從容布設，隱然以上游自重矣。九年（一八五九）正月十一日，國藩奏陳「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

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南北兩路，臣當與江西巡撫分任之。」

二月，清蕭啓江陷南安。翼王方謀向西南發展，遂悉衆趨湖南之郴、桂。國藩自建昌移駐撫州，檄啓江還援湖南。三月，太平軍之在景德鎮者被清張運蘭所攻，頗有挫失。旋曾國荃至撫州，國藩又令率朱品隆等軍五千八百人助攻景德。時相持已久，清軍莫肯先進，國荃至始移營進逼，景德鎮遂以六月陷。太平軍乃退屯安徽之建德、祁門，而江西淪亡於清軍矣。

## 十二 下游之奮鬪與楊韋之亂

太平軍既分途北伐與西征，頻年連兵，迭有勝負，然終不能獲大伸。而長江下游亦與清軍相持甚急，血戰數四，卒摧大敵，措天京於磐石之安者十年，則奮鬪之績偉矣！初，三年（一八五三）之春，天京方奠，而清軍於孝陵衛及揚州城外結江南北兩大營。自林鳳祥大舉北上，主持江北大營之琦善始於十一月間陷揚州，所獲僅一空城，而太平軍乃全師退屯瓜洲，

與京口相犄角。清廷褫琦善職，仍令留營自効。明年閏七月，琦善病死軍中，將軍托明阿代之。江南大營則向榮、張國樑主之，威望遠出北軍上。然金陵城大而堅，又爲太平軍天京所在，倉猝旣無可圖還，而其時上下游所至皆太平軍，勢不得不時分偏師相角逐。故頓兵堅城，攻戰累歲，迄無成效可觀也。及五年（一八五五）正月，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督兵自上海進攻鎮江甚急。守將吳汝孝、李世賢問道求援於天京，東王命李秀成、陳玉成、陳仕章、涂鎮興等四丞相赴救。時城圍方嚴，秀成欲令一人由江面潛入，出兵夾擊，諸將無敢應者。陳玉成曰：「事急矣，吾當自行，公任其外，吾任其內。」乃夜乘小舟，潛越清水寨，無覺者。旣入，則縱兵大出。秀成憑高見之，遣鎮興、仕章當敵，而自率奇兵繞其後。清軍大敗走，鎮江圍解。

六年（一八五六）二月，秀成以鎮江軍合瓜洲之衆攻揚州，占掛樹灣。三月初一日，揚州下，秀成令汝孝移其軍實置鎮江。又令周勝坤守湯頭舊營通運道。清廷詔罷托明阿，以都統德興阿代之。而吉爾杭阿以其間破湯頭兵。秀成以後路見阻，乃欲由六合通江浦浦口以還天京。時張國樑方逼江而陣，道不通，秀成乃疾渡京口，猝擊湯頭，大破清軍。吉爾杭阿自殺。



連下十餘營。向榮聞警，遣國樑馳救，已無及矣。秀成念揚州孤懸江北，留鎮不便，遂棄去。乘破敵之勢，歸抵天京。

張國樑救吉爾杭阿不及，遂分銳破句容，復合向榮大軍圍天京，壓朝陽門六十餘壘。東王徵沛王羅大綱將李秀成等四丞相拒戰，敗之。沛王搏向榮壘，飛彈傷足，養疾城中。秀成等屢戰，互有勝負。東王雖久困圍城，然方用事，急欲行篡，忌沛王，乃使醫置毒殺之。沛王多謀善戰，識大體，與秀成爲刎頸交，自金田起兵至金陵，屢克大郡，不屠城，不殺降，愛士卒如子弟，用其謀無不中，功最高。及是遇害，人爭惜之。

沛王既卒，東王更檄秀成擊向榮軍。秀成與玉成入謁，言「向軍久屯壘堅，不易猝拔，不如奇兵出溧水至句容，斷其糧道，則不擊自潰。」東王不許。秀成出，乃激厲士卒，自城中出兵攻向軍之西，先期又別約鎮江軍悉銳攻其東。張國樑以兵三萬馳救東路，秀成抄其後路大破之。而翼王兵適至，前後夾擊，向軍大潰。國樑突圍翼，榮出，榮已病甚，遂收集潰卒，由淳化鎮走丹陽。於是數年來日逼肘腋之江南大營，一旦瓦解，向軍舊壘盡克。論功加秀成合天侯，玉

成或天侯，其餘封賞有差。翼王加大將軍，仍令率兵入閩，爲楊宜清援，蓋東王忌之，不欲留京。逼己也。向榮走丹陽，憂憤不知爲計，疾益亟。七月，以軍事付國樑，躡身疾呼死。事聞，清廷詔以江南提督和春代爲欽差大臣，接統其衆。和春乃自廬州防次移師丹陽，謀再窺天京。

時東王威福日恣，國中惟知東王，不知有天王也。百官皆趨其府，天王深居宮中，以時朝而已。章奏必先達東王，乃得上，軍政概不以聞。東王教令稱「金諭」，每諭至，大吏將帥於十里外列案跪迎，焚香誦，否則干重譴。闔外皆置監。初喜翼王而惡北王，北王乃曲事之，導以宮室聲伎之奉，窮極侈麗。妃妾數百，晝夜淫佚，執役皆好女，造龍車置樓上，使侍妾裸曳之，久乃不能人。偶爲北王道所苦，北王則泣下，爲榜四方求醫，能療者爵高官。東王德之，遂易遇焉。及清軍江南大營潰，向榮走死，東王自以爲功莫與京，益驕縱，陰欲篡立。出入儀衛擬乘輿，輿置一榻四寶座，二豎入侍，與夫三十二，皆衣繡極麗。前驅青白二龍旂，稱「九千歲」。居恆必日夜演劇爲娛。

東王屢圖篡，欲迫天王禪位，天王亦微聞之。一日，東王僞疾亟，諷天王臨視，盛陳兵衛。天

王至，臨臥內，東王仰臥，旁侍四女子，設小榻一以待天王。天王言：「東王病苦可念。」東王作嚙語曰：「人言天無二日，秦時二日相鬥，何也？」天王卽勅從官九叩首三呼：「東王萬歲！」東王愕然。初，東王欲誘天王正二日之誤，卽迫其遜位，不則弑之。天王猝令從官呼萬歲，東王反不能言，瞑而息。天王稱更衣，乘間駕歸。東王張目曰：「天王何在？」左右以告，太息而止。

天王自經此變，深自危，嚙血書詔，召北王自江西入衛。北王與故燕王秦曰綱領精卒五百馳至，夜深叩水西門，衛士不納，曰：「無東王令箭，城不得啓。」北王怒曰：「吾奉東王密書，星馳來，汝輩敢阻，吾寧不能殺汝耶！」衛士懼，乃納之。北王既入，逕趨東王府，守者拒焉。北王大呼：「奉詔討賊，願者釋勿罪。」衛士乃漸散以去。北王直迫臥內，東王獸伏水閣下，繫之以獻，族其家。天王聞變閉宮，北王叩宮門，稱獲賊取中旨。天王以北王族東王家，慮專橫難制，欲赦東王。北王怒，命左右殺東王。詔勿多殺，亦不褒北王功。北王益怒，慮東王官屬爲己患，矯詔：「秀清黨自投者皆宥之，否則殺無赦。」至者三千餘人，北王勒兵盡誅之，閉城大索，旬日不止。

翼王時在湖北，聞變馳入見北王，諫之曰：「秀清爲逆，誅之足矣，餘黨治過嚴，人人自危，亂將未已，徒快敵意何爲者！」北王以其厚楊而負人望，將不利於己，謀借問之。機泄，翼王乘夜走免，趨城遁。北王以兵入其家，無老幼悉戮之。翼王至安慶，召兵靖難。大軍抵寧國，城方破，乃先以兵解之。北王聞翼王將至，更日恣刑戮，天王侍衛亦日有被殺者。侍衛皆哀訴北王之暴，謂「臣等身不自保，豈復能翼陛下？」天王曰：「俟機至，恣爾等之便。」侍衛數十，約五鼓伺北王宿東朝房，猝殺之。天王命傳旨寧國，止靖難兵，並以溫詞召翼王還。翼王留軍寧國，從百人入見。羣議令輔政，如東王故事。或奏：「達開兵多功集，慾難展，不如留之京師，解其兵柄，否則又一楊秀清也。」天王鑒楊、韋之難，亦復心動，乃詔：「翼王勞苦功高，宜留輔弼。」以兵柄付李秀成，政事一倚洪仁發、洪仁達。仁發、仁達，天王之兄也。

翼王開居天京，危疑不自安，其幕客張遂謀諷之曰：「王得軍心，何鬱鬱受人制，中原不易圖，盍入川作劉玄德，成鼎足之業乎？」翼王從之，遂求去不復歸。於是始起諸王略盡，太平八國之元氣大耗矣。

## 十三 翼王之別途發展

翼王解兵鬱居，志不得申，乃用客言，上疏求去。又榜城市，告衆行，從之者十餘萬人。至安慶，約陳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兵已發，往告秀成，秀成曰：「吾儕棄鄉井，捐生命，以圖功業，中道易心，後世其謂我何！吾決不行，君自裁之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幾爲所誤。」兵止不行。翼王初謂二人必樂從，及皆謝絕，益失意，不能復還天京。乃去皖，隨行兵數十萬，轉戰江西、福建，與清軍相持，屢有勝負。九年（一八五九）二月，自南安入湖南郴州、桂陽州。時湘省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猝聞石軍大至，人心震動。翼王將進取衡州，出間道，爲陳士杰、魏喻義所扼，乃改道圍永州，分徇劬縣。清巡撫駱秉章委軍事於左宗棠，宗棠飛檄召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等赴急，一月內成軍四萬人。官文、胡林翼復自湖北調水陸軍來援，湘防一時略固。及長佑軍至永州，翼王乃解圍去。

是年四月，翼王攻寶慶，分兵略武岡、祁陽，皆以堅守不下。五月，石軍聚圍寶慶，衆號三十

萬，連營百里。劉長佑、田興恕等援軍雖縱橫血戰，而石軍之壘益增，圍益厚。官文、胡林翼以寶慶重地，不可無良將爲總統，乃遣李續宜統五千人赴援。六月十九日，續宜至軍，水陸四萬人悉受節制。翼王聞新軍至，誓致死力戰。續宜與長佑會商軍務，遂渡資水而西，襲石軍。石軍敗績，死二萬餘人。翼王收軍走廣西，續宜亦引還湖北。

翼王自是年七月解寶慶之圍入廣西，遂圍桂林。清廣西巡撫曹澂鍾乞援湖南，駱秉章遣劉長佑、蕭啓江統軍往援。八月，啓江先至，石軍小挫。先是，蔣益澧在廣西，以屢平土寇功，官至布政使，爲學政李載熙所劾，降道員。至是，與啓江會軍再戰，石軍大敗，桂林圍解。清廷詔授長佑按察使，調啓江改防蜀。

十年（一八六〇）正月，石軍復由湖南入廣東境，爲粵軍所敗。而在平樂、思恩、慶遠之兵又先後爲益澧所破。曹澂鍾方丁內艱，清廷復奪情命督四川軍，專防翼王之上逼。長佑時已爲布政使，遂擢巡撫。益澧亦用是復職。五月，翼王復入慶遠。而命其將賴裕新攻思恩、河池等地，輒爲民團所沮；其分徇黔、楚邊境者，亦傷亡略盡。由是以往，自七月至翌年六月，往來馳

突，竟不能在楚、粵兩省獲一根據地，而廣西之兵乃爲長佑、益澄摧毀殆盡矣。

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翼王銳意圖黔、蜀，道出楚邊，清軍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之，遂走黔陽。方曹澂鍾之赴蜀也，川中土寇藍大順（卽藍朝鼎）、李永和（卽李短搭搭）勢方熾。澂鍾尋爲胡林翼勦罷，清廷卽以略秉章赴川督師。秉章延劉蓉入幕，而命黃淳熙統湘軍，以是年二月由宜昌至川。五月，淳熙敗川寇於定遠，旋以輕敵陷伏死。秉章時已實授總督，卽擢曾傅理領其軍，又檄調劉嶽昭由楚赴蜀。於時藍大順圍綿州，李永和圍眉州，環省城百餘里內，敵氛幾徧。

八月，曾傅理破敵綿州，敵遁眉州之丹稜。十月，進攻眉州，丹稜敵兵復潰走。其時翼王方分軍入湖北來鳳，而自出湖南靖、沅共圖蜀，遂以十二年（一八六二，清同治元）正月合兩路軍而西。二月，由利川僻徑趨四川之涪州境。三月，進圍涪州城。川軍唐友耕與湘軍劉嶽昭內外夾敵，石軍乃大敗，損失逾萬。四月，移軍圍恭江，又爲唐炯所拒。翼王慮陷敵非計，遂收拾餘衆，西走貴州之仁懷。

方是時，川寇藍大順、藍二順爲湘軍所逼，走陝西；李永和於八月走隴爲，亦爲胡中和所擒。蓋藍、李稱兵已四年，至是而平。而川中清吏益得致力於翼王矣。翼王自廣西再出，形勢已漸渙散，非復當年戮力天國之舊。故所過無慮百數十城，皆不能據而有之，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也。

是年十月，翼王出兵攻敘州各屬邑，見挫於胡中和，遂以十一月入雲南之東川。十三年（一八六三，清同治二）三月，翼王復自雲南攻四川，使其先鋒賴裕新率兵萬餘，由寧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闖入陝西。蓋欲引清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翼王得自率大軍渡金沙江，北趨大渡河也。大渡河爲西南巨壑，若由越嶲、冕寧大小兩路而入，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綠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趨松林小河，由上游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及雅州。時劉蓉已爲四川布政使，贊總督駱秉章綜理營務。偵知松林地諸土司受敵賂，將讓路，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檄知府蔡步鐘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張



聲援；又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而令瑯部土司嶺承恩統夷兵截斷越樞大路，逼敵使入土司境，伺入險，卽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賚嶺王所部夷兵，士兵並許以截獲財物悉賞之。

清軍布置既定，翼王率衆可四萬，繞越、冕寧前進。嗣知越、冕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地兩山壁立，隘口險仄，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易進難退。翼王以土司通款受錢，夷然不之疑，長驅而入。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清軍，翼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還南岸，謂其下曰：「吾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儻清軍猝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遲明，遣人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翼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當可平，宜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清軍已到北岸，用槍礮隔水來擊，有死者。翼王欲退出險，遣人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幹，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矣。

翼王知已陷敵，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石軍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

晝夜伺間衝突，又皆被擊退，死亡者萬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攻奪馬鞍山營壘，阻絕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巔墮木石，摧毀人馬。清軍亦不時渡河突陣。翼王進退無路，約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益急。翼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遭艱難，亦常靈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誑，陷入絕地，重煩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下。衆亦皆泣。乃剋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

四月十七夜，翼王盡斬土司嚮導二百餘人，祭旂，悉衆分渡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攜牌蔽身，皆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清軍、士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濤飄沒，浮尸如羣鷺遮流而下。翼王在圍中，而月糗糧既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清軍又與承恩、應元四面包鈔，直入紫打地，盡毀營壘。翼王見輜重已喪，乃率餘衆七八千人奔至老鴉灘，復爲夷兵所阻。翼王之妻妾五人遂攜其二子自沈於河。

翼王至此，進退無措，遙見清軍樹「投誠免死」大旂，顧謂衆曰：「吾一人自赴敵軍，爾

等可免死。」乃張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白馬而出。清軍將擊之，翼王曰：「吾求見爾制軍，速爲我報。」嶺承恩等羈之營中。五月朔，翼王過河，至唐友耕營。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清軍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翼王遺衆，二千餘人，一夕盡殺之。

翼王至成都，入見駱秉章，長揖不拜。秉章曰：「爾欲降乎？」翼王曰：「吾來乞死，兼爲士卒請命，九原當拜公賜。」秉章曰：「吾成汝志。」翼王遂遇害。而其得請之士卒固先已被戕矣。

## 十四 忠王之初起與英王之勇略

太平天國自楊韋難作，翼王遠行，國力已凋，加以諸洪用事，魁柄不專，而頻年糜兵，疆宇危削，其勢遂益岌岌。然顛而復安者，又七八年，則忠王李秀成實措持之。秀成，廣西藤縣人，初起小卒，隨羅大綱，胡以晃軍，多所謀畫，恆奇中；以晃薦諸朝，舉爲將，統四軍，遂以功致王位。縱橫盪決於長江諸省，清軍憚之甚。自五王死後，天王倚爲柱石者，直忠王一人而已。

六年（一八五六）五月，清軍江南大營潰，向榮敗退丹陽，以七月死。秀成乘勝進逼，而榮將張國樑憤敗力戰，卒不得前，乃引去，攻略旁邑。方圍金壇未下，而天京禍作，秀成遂退句容。七年春，桐城被圍急，秀成奉命將李昭壽（即李兆受）軍赴援，而陳玉成亦奉命援寧國，皆不利。北王方欲誅翼王，檄諸將縛以獻。秀成雖心非翼王之舉兵，而阻之不可，闕之不忍，遂聽其自行。北王怒，將籍秀成家。陳仕章諫曰：「秀成能軍，又新招張洛行兵號五十萬，若籍其家，秀成必反，何可當也！不如厚遇之。」乃免。

秀成在軍，傳言父母已爲北王害，悲傷不已。昭壽曰：「大丈夫不爲父母雪仇，作兒女子態，何益也！今宜率張洛行之衆，鼓行而西，席捲咸陽，南據巴蜀，西定秦隴，東拒潼川，則霸業可成，何爲俯首受人宰割耶？」秀成曰：「吾徐議之。」數日，得家報，父母無恙，乃止。昭壽，河南固始人，初附霍邱大盜陳玉，旣而有隙，乃毀「陳」字旂，自稱壽王。數日，得衆萬餘。清軍逼之，爲所敗，遂圍商邑。旋被圍練，襲擊，勢大挫，乃以餘衆降清軍於英山。清軍使當前敵，又敗遁歸里，聚衆數千，復圍商邑。再敗，復投清軍。主將致書淮帥袁甲三，論昭壽罪，爲昭壽所得，遂殺驛夫。

降於九江守將檢點林啓榮。啓榮要以殺清主將爲信，乃去降於黃梅守將黃某，黃某以兵千餘應之，使詐殺清主將。諸團練截擊之，昭壽敗走。六年（一八五六）以所部歸秀成，秀成特優禮之。與論中原豪傑，昭壽言有張洛行者，今屯三河，馬步兵數十萬；亳州有孫奎君，亦有衆數十萬。秀成喜，令昭壽持節招洛行。秀成方屯桐城外，聞洛行將至，自率衆迎之，取霍邱、六安爲洛行置家屬。秀成自得洛行兵，軍勢乃益盛。

桐城爲清軍圍急時，無爲巢縣、廬江亦爲多隆阿、都興阿所破。秀成以桐城失，安慶不保，檄陳玉成解寧國之圍救桐城。玉成將萬人赴援，秀成繪進兵圖式授玉成，指陳方略，先攻無爲，抄巢縣以兜擊廬江。玉成晝夜馳二百餘里，兵突至，多隆阿猝不及備，敗走。玉成趨運漕，連破二十營，會逆天侯陳仕章於昭關，令屯巢縣以障和州、含山及江浦。仕章分兵千餘，隨玉成夾擊東關敵營，破十餘壘，進軍巢縣，又破都興阿營二十餘壘，收巢縣、廬江，疾趨桐城。秀成知援至，出兵夾擊，遂大破清軍，主將僅以身免。玉成還攻寧國，未入境，清將棄城走。論功加玉成「成天豫」，秀成「合天燕」，二人先已封侯，至是卽侯號上加稱「豫」「燕」，蓋隆遇比

於以兒曰綱云。時清帥胡林翼、曾國藩之師方久圍九江，檢點林啓榮屢告急，玉成乃策程是援。未至而九江陷，啓榮死之，玉成以奔救不及，遂屯黃梅。

先是，六年八月，清帥和春既拜欽差大臣之命，自廬州移師丹陽，張國樑已擊破城外敵壘，復謀進取。七年（一八五七）五月，閏五月間，溧水、句容先後俱陷。九月，和春檄總兵余萬青進逼鎮江，國樑則增壘高資，絕敵糧。德興阿駐揚州，聞鎮江敵軍與清軍相持，度不能兼顧江北，亦勒兵定期圍瓜洲。天王以京口重鎮，久困糧絕，亟命長兄仁發將御林軍萬餘人援之，敗績。至是，更命秀成將兵二萬赴援。秀成命李世賢爲前鋒，李昭壽副之，戒勿輕戰，以俟大軍。世賢、昭壽至，仁發促之戰，大敗，所部十潰其九。秀成抵軍，城中已絕食三日矣，乃令守將吳汝孝撤兵離城，秀成自爲殿，全師而退。自是鎮江遂未再復，清將馮子材守焉。

仁發收歸，譖秀成專擅失地，陰請加世賢主將，與秀成並，以分其勢。然清軍方盛，人心動搖，天王知秀成可恃，乃命留京掌朝政。秀成從容支應，上下翕然，人心始大定。時秀成以張洛行一軍障江北，而皖南之南陵、銅陵並陷。秀成令世賢屯灣池，以政事付蒙得恩、林紹璋、李春

發，自出督師收二陵，命楊輔清守之。

和春、張國樑既下鎮江，都興阿亦於同時下瓜洲。江南大營之勢復振，益銳意圖金陵。八年（一八五八）二月，進陷秣陵關。三月，復陷七甕橋、雨花台等處，遂偪城而軍。太平軍屢謀卻敵，屢不得伸，乃嬰城固守。七月，清軍定計作長圍，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舳板聯爲水營，絕援應。天王患之，迭詔勸王。時諸將方與清軍相拒於四方，陳玉成堵黃梅、黃州，與胡林翼、曾國藩日有戰事；黃文金守祁門，與鮑超相持；韋志俊堵池州，與楊俊儒、彭玉麟迭戰；含山、和州又爲勝保所破，皆無暇援天京。秀成以天京糧食不足憂，乃親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陳坤書等兵三萬人渡江北復合和，次大柳村，爲勝保伏軍所敗。退屯全椒，整兵援浦口、江浦。張國樑合圍急，僅浦口得通，秀成自當之，能守不能戰。

天京被圍年餘，糧將盡，城中洶懼。自楊、韋變作，天王鑒王位備己，靳不以封，雖百戰功高如二成，不得王。至是，圍急，勸王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強，乃請加玉成王號，寄關外。遂封玉成英王，賜八方黃金印，便宜行事。玉成雖專關寄，而威信遠不逮秀成，無遊調者。時李昭壽

已降勝保，改名世忠，領兵在滁州，致書秀成曰：「君何事不如陳玉成？智謀勇功，何者弗及？今玉成爲王，君尙爲主將，天王之間可知矣。吾始投大清，優禮有加，以君雄才，何爲鬱鬱居人下，盍從我游乎？」兵部尙書莫仕葵以察軍在秀成營，書至，仕葵啓閱，以示秀成，秀成大驚。仕葵曰：「公意如何？」秀成曰：「臣不事二主，猶女不更二夫，昭壽自爲不義，乃欲陷人乎？」仕葵曰：「吾知公忠義，當代奏天王。」乃持書去，戒秀成曰：「儻有敵將書，宜原封上進，以弭讒謗。」然道路流言已上聞，天王乃命封江阻秀成兵，並繫其父母。仕葵聞詔曰：「若此則大事去矣。」乃借愛德恩、林紹璋、李春發入宮切諫，曰：「秀成前待昭壽有恩，今聞玉成封王，故爲敵行間，陛下奈何中其奸，自壞長城！京師一線之路，賴秀成障之，舍秀成無足當者。玉成總軍數月，不能調一兵，其效可觀矣。今宜優詔褒勉，以安秀成之心，臣等願以百口保之也。」天王悟，撤封江之詔，召秀成入，慰之曰：「朕故知卿忠義，偶信蜚語，朕之過也，卿宜釋懷，戮力王室。」秀成頓首謝曰：「臣才庸力薄，不能早靖大難，以紓聖懷，臣罪大矣；以外無專備，遂薦玉成總師，干期早釋圍以安宗社，不意駁奪數月，勤王兵無應者，固玉成失人之故，微臣實尸其咎，聖明不



賈，反加溫慰，碎身不足以酬。」天王卽進秀成爵忠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賜上方劍，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將以下，先斬後聞。又別詔撤玉成金印。

忠王還浦口，連日賜賚稠疊。時正隆冬，王遂羽檄諸鎮，期明春大會於安徽桐城東南之樅陽鎮。第一鎮，左軍主將李世賢；第二鎮，前軍主將英王陳玉成；第三鎮，中軍大佐將黃文金；第四鎮，土宗提督軍務楊輔清；第五鎮，右軍主將劉官芳；暨隆天福賴文鴻，受天福古隆賢，勳天福李遠，敬天福胡鼎文，謝天福張朝爵，奉天福黃呈忠，顧天福吳汝孝等上將百餘俱聽召。九年（一八五九）二月，皆集樅陽。忠王馳至，告衆曰：「秀成荷聖恩，專軍政，實賴羣公戮力以匡王室，吾僻處邱壠，目錄鏞，無非欲成大業，共安樂耳。今京師累卵，不保早夕，諸公皆縮兵符，不併力釋圍，以固根本，將坐待爲虜乎？」皆聞應曰：「願聽驅策。」忠王大喜曰：「吾欲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樑糧道，使其分兵來救，我則返旆出不意擊之，蔑不勝矣。諸君營軍候調可也。」英王爲多隆阿、鮑超敗於德安，聞樅陽之會，馳至，並繳八方金印。

時代任浦口軍務，英王乃與英王馳解浦口圍，夾擊

樑，大敗之，國樑退屯江浦。二王乘勝進兵，分指六合與揚州。英王攻六合久不下，忠王既破揚州，以糧實庫藏，送天京，回軍六合，下之。於是英王軍拒昭壽，忠王軍拒國樑。

英王攻滁州，月餘未下，而黃梅、宿松、太湖先後爲多鮑二軍所破；廬州亦爲李續賓所陷。英王乃捨滁援廬，大戰於三河，續賓自殺，遂復廬州。語見前十一章。皖北既定，英王仍回黃梅，忠王則移駐巢縣。忠王甫抵防次，聞江浦薛元芝降於清軍，乃回師追之，不及，仍留堵浦口。

是年十月，六合爲勝保所圍，仍逼浦口，與國樑合。忠王兵單不任戰，飛檄英王來援。英王先援六合，一戰卽揚言去取邗江。清將朱某分兵返守，而英王遽回戈擊六合。國樑以兵二萬渡江赴援，背水而陣。英王憤曰：「國樑藐我甚矣，誓必禽之。」分兵緝朱軍，自以精銳突擊國樑，國樑大敗走，六合圍不戰而解。英王乘勝逼浦口，忠王出兵應擊，勝保幾成禽，跳而免。然黃、宿、太湖又爲多鮑攻急，英王遂回軍馳救，一時不及注力天京之圍敵矣。

## 十五 天京圍解與經略東南

自清江南大營再振和春，張國樑氣張甚，日督攻具逼天京。忠王患之，欲披其勢，乃與衆謀曰：「清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內圍外禦，俱有所藉，張國樑又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圖大營虛弱，還軍急擊，闖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因請自出攻浙江。天王方倚忠王拒國樑，止其行。忠王入陳曰：「臣前與諸鎮約，攻浙江斷國樑糧道，俟其往救，返旆擊之，此奇策也，否則徒自困。」諸臣交贊，乃許之。忠王以軍務付陳贊朋、黃子隆，自率精兵三千行。去三日而浦口陷，濱江諸壘亦動搖。

忠王由鳩江越青弋江出寧國後，疾趨廣德，一鼓下之。十年春，抵泗安，有浙兵十五營防守，連戰踴破，卽命李世賢攻湖州，而自將譚紹光等僞張浙軍旗幟趨錢塘，逼武林門而軍。清巡撫羅遵殿先已乞援於曾國藩，以方圖安慶，且遠道不能至，清廷詔和春兼督浙江軍，遣提督張玉良統兵援浙。玉良兵未至，忠王已由清波門崩城入，清巡撫羅遵殿死之。惟滿兵殊死戰，以故懸營不得下。三月，玉良率兵八千來，忠王徧插新幟以疑之，玉良不敢逼，駐離城四十

里之塘棲鎮。忠王乃使替者傳柝三日，城中寂然，乘夜全師退，走天目山，至孝豐，一日夜行三百里，抵貞德。沿途以所獲府藏數十萬散棄之，王良兵利所獲，止不追，遂達建平。

忠王大集諸鎮兵五十萬，議解天京之圍。乃命楊輔清進溧水，薄雨花臺；李世賢進溧陽，攻句容；劉官芳進秣陵，逼七鬢橋；黃文金進高橋門，會王部譚、陳、吳、陸四將由赤沙山攻淳化鎮。時張國樑壁淳化二十營，世賢既得句容，疾趨淳化夾擊，大破之。國樑退入大營。忠王命古隆賢、賴文鴻攻其東門，命世賢包北門之後，而自屯鍾山之尾以遏退兵。方是時，清軍大營自長圍成，意謂功在指顧，取金陵如拾芥，將士驕恣，營規廢弛。又以餽餉艱難，議月減餉銀三分之一，俟功竣補給軍心益搆忒。會英王兵自上游馳至，大隊分攻江浦、浦口，而自將精兵由西梁山渡江進江寧鎮，攻鐵線橋。城中兵亦自十三門奮出夾擊，刁斗之聲連數百里，旌旗若長虹之布天。閏三月十四日，大雷雨，諸軍斬關入，勢若奔潮，國樑不能禦，大敗退。俄頃三百餘營夷爲平地，無清軍之踪跡焉。

國樑敗走，忠王麾兵逐其後，欲乘勝奪鎮江以通蘇州餉道，雨甚乃止。黃文金再攻

之仍未克。遂班師入賀。天王大喜，犒宴三日，賜忠王稱「三千歲」，黃金百斤，彩緞千疋；英王稱「四千歲」，黃金五十斤，彩緞五百疋；諸鎮封賞有差。忠王得賜，悉以贖軍。翌日，又賜忠王第宅一區。

天京之圍既解，忠王息兵五日，將出師蘇州，爭財賦與區。而上游又急，潛山、太湖、宿松復爲會同藩部所陷，英王率本部還援，以顧安慶。忠王乃獨當經略東南之任矣。忠王自天京出，命李世賢將所部取金壇，而自踵國樑之後逼丹陽。國樑新敗，方屯丹陽，國樑再舉，忠王至，勉出拒戰。然忠王勢盛莫能禦，乃躍馬尹公橋下，死亂流中。諸軍焚堞入，遂克丹陽。和春突圍奔常州，因傷喉血，因而南走，至許墅關自殺焉。忠王以國樑忠勇能死事，令所部親兵尋其尸禮葬之。

時清甯江總督何桂清以籌餉事駐常州，素倚和，張爲前敵。及是，情遽無措，卽疏奏回蘇州籌餉接濟。紳民固留，主城守事，不可，率親兵五百徑赴蘇州，文武皆奔散。忠王既克丹陽，遂北奔牛塘，破營二十餘座，遂以四月初六日下常州。桂清至蘇州，巡撫徐有壬拒不納，且具疏

劾之。桂清轉至常熟，復爲紳民所譏，乃避之上海。張玉良自杭州還救金陵大營不及，則迎戰常州。忠王前鋒大敗之，乘勝追至無錫。玉良新得朱某軍，再戰，未決勝負。忠王自將銳卒三千出其陣後，玉良軍不戰而潰，亂軍逃入蘇州，沿途大掠。居民深恨北軍，遂迎忠王入無錫。旋出師追玉良，進逼蘇州，衆號數十萬。蘇州舊設之兵不滿四千，餉又先爲桂清徵入常州，城中大亂，玉良潰兵復爲內應，道員李文炳、阿海等遂開城迎降。是月十三日，忠王兵入，有壬死之。清廷詔革桂清職，逮問治罪。蘇州既克，玉良走杭州，其餘郡縣皆傳檄定。忠王自出天京，不一月，逐北七百餘里，克城六十餘，師止嘉興，以分軍守郡縣，兵單不任進也。

忠王次蘇州，亂民日掠，旬日不止，左右請剿之。忠王曰：「民苦鋒鏑，不安家室，不得已爲暴，吾寧忍以兵誅之！」乃親率數十人巡鄉鎮，亂民千百，執戈環之，王曉之曰：「我忠王也，奉命取姑蘇，爾民無罪，各寧爾居，安爾業，吾斷不戮爾也。」民皆釋戈羅拜，而日而亂定。又召官吏千餘人至，慰之曰：「若曹願留者留，願去者聽。」無川資者給之。此外，農失業者給牛種，窮民失業者助之資，散庫銀十餘萬緡，糧萬餘石，蘇民遂以安輯。

五月張玉良自杭州犯嘉興陳坤書陳文炳告急而清巡撫薛煥復自上海攻青浦忠王自將兵二萬先據青浦敗薛軍乘勝克松江上海英人合上兵爲內應謀獻城時清軍十營屯城外交通阻格未及預洽忠王部將蔡元隆譚紹光進逼遂破清軍遂擁兵入城英兵二百來迎前疑爲敵槍擊之英兵怒乃返闕江上英艦亦發砲助擊焉紹光等退薛煥益賂英兵代城守而殺陰通者防愈固忠王爭上海不下乃回軍救嘉興偵知玉良餉屯石門乃以奇兵抄擊燒其積聚玉良軍大亂縱兵蹙之破四十餘營。

八月忠王帥還蘇州九月湖北江西郡縣所在魁雄爭上書請以兵應忠王許之會奉掃北之命乃奏言「已允楚贛義民之請當收合南方忠義後乃北圖」十月會圍荃園安慶爲久困計英王屢援不得解請益兵忠王自將兵五萬至蕪湖繪進兵圖授英王繼聞英王所得孫奎星之衆二十餘萬乃曰「英王得此必驕止我兵則皖危矣」奎星新降之將兵皆以合焉可恃也「師次鳩江以待復書俄得英王書果言「兵已足用勿勞馳救糧不繼請以兵進贛楚斷敵餉道則皖圍不戰自解」忠王引次夥縣遇清將鮑超大戰敗之次日復戰不利繞

道徽州出常山、玉山，卽在途中度歲。

十一年春，忠王攻廣信，下之。傅忠信、譚體元將兵六七萬自廣西至，蓋先隨翼王入蜀，中道棄歸者也。忠王命隨征武、漢，而二將忽乘夜拔隊，欲私至天京。忠王追獲之，將斬以徇。左右代哀乃免，遂收其衆，分將攻撫州。未幾，汪海洋挾衆十餘萬，童容海挾衆五六萬，先後自翼王所來歸，驟增二十萬衆，軍勢大振。江西一省除建昌、贛州、吉安三府外，其餘十郡皆拔之，又得新兵三十萬。前軍達武昌縣，隔江望黃州，見英王旗幟，無船不得渡。

忠王聞英王以久攻會軍不下，分兵向蕪、黃、廣、濟，冀會軍赴援以披其勢。歎曰：「英王誤矣，正使會軍得全力以攻皖，彼豈暇救此開城哉！彼有長江之利，而我無戰艦相濟，安能絕其糧道，不能以我攻浙救都爲例也。」旣而得世賢報，在景德鎮與左宗棠戰，至樂平爲所敗，覆軍萬餘。不退，必爲所扼，乃悉移江西之師還取杭州。忠王出師時，兵才五萬，及還，兵百萬矣。至天京，遇世賢，卽令將所部取浙江屬郡，翦其羽翼，於是嚴、衢、溫、台、寧波、金華皆下之。忠王則直趨杭州，命部將陸順德取紹興，徇其旁近州縣，皆降。



是年十月，忠王軍逼杭州。張玉良自富陽統援軍至，爲童容海所敗，中礮死。杭城被圍，糧絕，鬻骸爲食，而巡撫王有齡乃得民心，衆與死守。城垂破，有齡欲致書忠王，請勿殘百姓。其幕僚曰：「秀成尚義，必不屠城，若與通書，假朝廷聞之，疑爲通敵，如公忠節何？」有齡頓足曰：「城破矣，吾當俟秀成至，爲百姓請命，然後死之。」幕僚又曰：「彼方收天下人心，肯容公死耶？」有齡默然，乃入後苑柏樹下投繯死。十一月，忠王崩地道破城牆入，卽欲救有齡，縱馬至後苑，見其尸，歎曰：「真忠臣也！」還其冠服，禮殯之，遣其親兵護輓歸上海。時滿城未下，忠王數遣人勸將軍瑞昌勿死，瑞昌不聽，屢槍擊死多人，乃縱兵破城，瑞昌死之。忠王命其部下奉遺榘北還，滿兵釋弗殺，欲行者資遣之，安民一如蘇州。

十二月杪，還師蘇州，留陳炳文鎮杭。在途得蘇民控陳坤書暴虐狀，以百計，坤書走常州，拒忠王。坤書本無大功，以忠王部將鎮蘇城，遂重賄天京，圖王爵。然無敢請者。會英王缺糧，使陳得才以其助餉二十萬，遂爲請王號。因奏言：「坤書屢立功，且助鉅饒濟皖軍，而秀成皆太重，不如封坤書以分其勢。」天王本斬王號，以其王兵最強，不得不如所請，乃封坤書爲王。其

後表求王號者紛起，胡海隆求封學王，黃文安求封望王，其他大藩列薦，不久則慮生變，王從違，皆莫王啓之。忠王駐蘇州，卹繇寡，興義學，豁租稅，問民疾苦，蘇民感之。惟日蒐軍實，爲明春援皖計。

## 十六 安慶之失與英王之死

方忠王之下蘇，常也。江浙境內，紛紛告警，清廷詔會國藩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而太平軍已進薄浙江之嘉興矣。國藩奏言：「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募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糧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省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剿。」又奏：「擬於淮、揚辦水師一支，以保鹽漕、寧國、太湖各辦水師，以輔外江所不及。」並奏保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詔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同時，奏起告養回籍道員

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遂與胡林翼籌商，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訓義等所領三千，渡江而南，駐徽州之祁門。其安慶攻城之師，以弟國荃任之。

國藩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志不得伸。至是，兼任疆圉，百務填委，國藩整飭條理，秩然不紊。時清人責望之者甚殷：或言宜直搗金陵，或言宜進規蘇、常，或言宜分援杭、湖。國藩一無所動，奏言：「但求立腳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以故，國藩專力安慶，取建瓴之勢，而天京無圍攻之警者二年。

國藩既至祁門，皖南太平軍圍攻寧國甚急，官紳乞援，函牘紛至，軍將未集，亦弗能遽進。是年（十年）六月十四日，清廷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欽差大臣，督辦皖南軍務。前此副都御史張芾駐徽督師，久無成效，召回。國藩即請以道員李元度任徽防。八月，太平軍由廣德州攻寧國府城，以十二日克之，徽州戒嚴。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防。侍王李世賢率大軍自績溪攻之，平江鄉勇潰，遂下徽州。元度走開化，而太平軍徑趨祁門。國藩急調鮑超軍、漁亭、張運蘭軍、夥縣，以遏敵鋒。調左宗棠軍自南昌赴樂平、婺源間，以堵敵入江西之路。

九月，太平軍攻休寧，鮑超、張運蘭合禦之，稍稍卻。十月，入夥縣，復爲鮑、張所拒。時太平軍分三路規祁門：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婺源之東，復南向玉山；一出祁門之北，越嶺南進，直趨國藩大營。故清軍雖有休寧、夥縣之小勝，而根本動搖，危險萬狀。文報絕路，幾於不通矣。十一月，鮑、張大捷於盧村，國藩乃得調鮑軍赴景德，與宗棠合力防堵，以保傳道；而以張軍留防夥縣。十一年正月，太平軍再逼祁門，江長貴等力拒，不能克。適左宗棠移軍婺源，太平軍遂下景德，包圍祁門。三月，清軍攻徽州，以國藩自立，兼資餉於浙，國藩親督之，而遇敵潰退，仍回駐祁門。會宗棠進擊樂平，六戰皆捷，於是運道始通，軍氣稍振。國藩亦自安慶遣書國藩，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國藩軍略乃爲之一變焉。

時安慶被圍已二年，城中精盡，仍死守。方其環逼祁門也，卽冀事急則清軍或解安慶之圍，以自救耳。會國藩洞知此隱，圍攻益力。英王久戰不獲解。天王詔塔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頭王吳汝孝、天將張長春各率本部兵援皖；又詔龔德樹、孫奎清繼至；環清壘而軍者十餘萬人。英王不善馭將，故久無功。韋志俊憤英王殺其愛將鍾廷生，因降於清軍，塔、張、潭絕饑道。英

王攻國荃急，國荃將退，用志俊策，復留，遂屢破其軍。

英王迭挫，走桐城，多隆阿、李續宜復合軍大破之於桂軍河。十一年正月，胡林翼移營太湖，合圍安慶。英王既不得志，則改圖上攻，收林翼之將余際昌，連下霍山、英山，直趨湖北之蕪水，圍黃州，下之，分取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續宜率軍回援，而太平軍之別隊已四出，南則攻江西郡縣，出義寧、繁昌、通東，則由衢州至於處州矣。

二月，英王留軍守德安，而自回安慶。國藩亟調南岸鮑超一軍渡江援應，多隆阿又襲擊太平軍於桐城、懷寧之境。太平軍不支，遂悉衆退守集賢關。四月，英王築壘菱湖，爲城中援應。國荃掘長濠困之，而調礮船入衛。其時國藩命張運蘭、朱品隆等分守嶺內各要隘，而自移駐東流。

五月，鮑超軍至，圍攻集賢關外之赤岡嶺。英王命劉瑿、林堵、七星關，自回天京奏事。鮑超攻之急，胡林翼復調成大吉軍益其攻，凡七晝夜，瑿、林大敗被禽，精銳耗喪殆盡。六月，菱湖南北諸壘十八座並爲曾國荃所陷。至七月，安慶城外石壘略已被夷，而國荃乃益逼城築壘矣。

城中糧盡援絕，猶堅守弗釋。八月初一日，國荃以地雷轟塌城垣，遂陷沒。鎮將葉芸來以下死萬六千人，被俘亦數千人，英王全家自焚殉焉。惟檢點張朝爵獨駕小舟遁免耳。

英王援安慶不得，將趨湖北德安整其衆。時軍已潰，餘兵將爲變，不復成列。英王不敢約東，隨之行，乘夜由六安至廬州，以溫語撫諸軍，始入城居焉。天王慮潰兵爲害，先已封江阻其東來，及是上表自劾，乃奪俸，令堵廬州以自贖。時多隆阿連陷桐舒，益進窺合肥，英王所部隔絕，陳得才、賴文光由潛山、太湖上溯蘄黃，入漢中去，本部所領僅二萬人。翌年（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四月，多隆阿遣雷正綰、石清吉分隊攻城，英王率三千人出戰，敗，退據城北浮橋。城中兵方開北門出大衆，謀合擊，忽見英王退，大驚亂。英王遽斷浮橋過之，使阻水反拒，乃益驚，自相蹂躪。石清吉等遂梯西南以登，城陷。

當清軍圍攻廬州時，城中已大窘，糧盡則啖樹皮，病者未絕，已割烹之。英王欲至江南依忠王，而巢縣亦被困，王知合肥不守則巢難獨存，乃致書守將吳汝孝，令力堵一二日，待其北來同渡。汝孝聞廬城危急，遂引兵去。及城陷，英王不得已，遂走壽州，欲依苗沛霖，意謂沛霖曾

降已，保封王爵，屢助饑，必不加害，故奔之。及至壽州，殘兵僅二三千人，餓已三日矣。沛霖者，故安徽練總，爲人陰賊，而雄智自喜，依違於太平及清軍間，坐收實利。時已由勝保薦，授四川道員，乃以與團紳孫家泰構釁，攻陷壽州，恣爲仇殺。聞英王敗走，遣黨迎謁，誘入城，縛而囚之，并諸王等二十餘人解獻。潁州勝保營，張洛行謀於中途劫之，爲沛霖所擊退。

英王至潁州，勝保高坐驕哈曰：「成天像何不跪也！」曰：「吾英王，非成天像，奚跪爲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禽？」曰：「吾自投網羅，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之役，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焉否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英王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勝保乃檻送清廷。未至，詔就途中殺之，遂於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年二十六。英王眼下有雙疤，軍中號「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善戰多能，湖北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軍強冠諸鎮。與曾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忠王聞其遇害，歎曰：「吾無助矣！」

## 十七 上海之牽掣與外人態度之轉變

上海綰綬江海，爲鴉片戰爭後通商五口之一，西人建樓設市，瓊貨山積。清廷亦許以劃界居留，聽其自爲守望。於是洋場十里，不啻外國之寄生體矣。當太平軍之定都天京也，上海洋商恐其來攻，咸惴惴求自保，因由領事團集議，推英領事阿利古（R. Alcock）組織保衛團，防禦居留地。太平天國三年九月，七首黨（卽小刀會）忽占領上海縣城。七首黨本三合會之支裔，其首領劉麗川者，廣東人，與清蘇松太道吳健彰有鄉誼，乞差被拒，因恨之；又羨道庫多金，遂召集徒黨，闖入縣城，斬知縣以脅健彰。健彰越垣奔，逃入居留地，匿某教士家以免。時旅滬粵人及福建「青巾黨」、江西「邊錢會」均密與是謀，衆約二千人，故聲勢甚壯。旣據城，一面閉城民於內，不許竄散；一面馳報天京，求天王遙爲聲援。

劉麗川入城後，卽與英領事溫那治交涉，允據陳家木橋以通軍運。居留地之外人乃宣言嚴守中立，通知清軍及黨衆，要求雙方均弗危及該地之安全；又因當時洋館、羅列城外東



北隅，并阻止清軍免攻北門，洋涇濱等處，危置成欄格焉。故清軍屢攻不下，署江蘇巡撫許乃釗且因是獲罪矣。四年六月，清廷奪乃釗職，以吉爾杭阿繼其任，屢圍圍城，卒未奏功，僅由浦東砲台時時射擊，以破壞洋涇濱北部之房屋而已。

當是時，法國上海之居留地，祇在北門外一帶，除美國二教士住宅外，不過法國領事館及鐘表珠寶商利米（M. Rein）一家耳。及七首黨起，英、美皆守中立，而法國水師提督及其領事乃取單獨行動，干涉此事。蓋以太平天國信新教，七首黨有與太平軍聯合之嫌，故篤信舊教之法人不惜甘冒不韙，助清軍以敵之也。是年十二月，吉爾杭阿水陸並進，法水兵亦登陸，占領小東門外堡壘，協同攻擊。然七首黨拒戰甚力，最後城東北隅雖為砲彈所炸毀，而奮鬪四小時，卒將攻軍擊退。清軍死者千二百人，傷者千人；法兵二百五十人中，死傷亦及六十人。

五年正月，七首黨以被困久，糧道絕，遂突圍逃奔，城卽陷。時法提督辣呢爾昌言助守，火東門外附郭之民居悉燬，清廷多其功，卽以其地讓與之，居留地界因以大拓。而上海城復入

清軍掌握，太平天國之革命事業終不免受其牽掣矣。

初，廈門有響應太平軍者，焚署殺官，獨不擾居留之外人，且移書與之，陳述所以革命之故。外人悅服。英水師提督因遣數人乘汽船入長江，以太平天國四年三月十九日抵焦山。越日，抵天京。太平軍遙見汽船來，以爲外人助清攻己，卽發大礮夾岸轟之，破其舵尾。英人不還擊，且升白旂。軍中有知升旗之例者，乃以小舟赴之，詢其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金陵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虞；道路傳言，多謂太平軍專與敵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真意，亟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至此後戰爭，於我決兩不相助也，唯君等圖利之！」太平軍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之天京，俾入覲天王。天王款接之，與歷覽各營，盛示軍容。因報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爾，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黨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唯唯。三月二十四日，英使去京，順流東返滬。天王使弟仁玕同行報聘，見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敵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之戰。天王爲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盍遣使敵國，一通交好？」仁玕還報，天王卽遣之使美。時美

領事適返國，仁珩乃齎國書與之偕行。書曰：

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呈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珩遠使貴國。

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珩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仁珩使美還，經日本抵香港，渡海入粵，幾爲清吏所捕，僞爲乞者得免。乃間關越嶺，自贛渡江歸天京。天王閱其勞，遂封仁珩爲干王。然此行僕僕，實未得要領也。

夫歐美列強之於中國，本以侵略爲鵠的，弋利趨勢，唯求飽欲，固無所謂正義與同情也。故當劉麗川據上海時，聲勢足以懾遠近，英、美諸領事遂嚴守中立而許其通餉。及麗川敗，在滬外人既多獲於清吏，而居留超越之特權亦因以確立。於是帝國主義之面目畢露，竟一反

從前之態度，明目張膽與清廷勾結矣。厥後忠王經略江浙，馳騁千里，卒不能克此彈丸之邑，而清軍憑茲一隅，乃轉得從容布置以掎扼之，則其故不難一探焉。

## 十八 蘇常之失

方忠王攻略浙江時，安慶已陷敵。十月十八日，清廷遂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制浙江全省軍務，令連帥左宗棠馳浙救援。及杭州下，國藩先已奏辭兼制浙江之命，請以浙事專任左宗棠，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攻。又奏調廣西臬司蔣益澧率所部赴浙，隨同左宗棠作戰。十二月，清廷乃詔授宗棠浙江巡撫。同時，又起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於是著著進迫，太平天國之軍事益緊矣。

先是，忠王留蘇常，克松江、太倉，軍聲大振，所至迎降。獨上海以外商居留故，多所牽掣，致有投鼠忌器之苦。清巡撫薛煥乃僑駐於此，賴各國以自保。蘇浙紳民之避兵者，亦恃西洋火器，多徙居之。蘇松太道吳煦負能吏名，權布政使，糧餉軍械皆倚以辦，月獲江海關稅銀三十

萬兩。關道素習英、法諸領，乃以重金募印度兵，用美國人華爾（Ward）董率之。已而印度兵罷，募華人練洋鎗，號曰「常勝軍」。常勝軍初止千人，後增至四千五百，其教練皆西人，勇丁食糧，視他軍且倍。用是轉戰吳、越，所向輒捷。時巡撫部兵尙數萬，然尤散不可任。所足以聊資應敵者，惟此外人代練之兵與常熟、太倉諸地之團練耳。

十年七月，太平軍大舉圍上海，清軍會西洋兵擊卻之，尋又破敵寶山境內。十一年二月，太平軍攻青浦，拒走之。五月，復逼上海，又爲巨礮所轟退。八月，會國荃陷安慶，湘軍循江北岸東下，且耀兵於無爲。適清湖北鹽道顧文彬自武昌還上海，因倡乞師之議。巡撫薛煥團練大臣龐鍾璐從其策，吳煦任餉事，備銀二十萬兩，僱外國輪船入長江濟師。遣主事錢鼎銘、知縣厲學灝、訓導張洪如安慶，謁會國藩，涕泣乞援，呈遞公函。國藩因疏薦福建延建邵遠、缺道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疆寄。令與總兵黃翼升統水陸軍東征。時湘軍戰守各地，無可分撥，因屬鴻章用湘軍營制，練淮、徐勇丁，期以來年二月出師。十一月，忠王合李世賢軍下杭州，於是奉賢、南匯、川沙皆克。上海知縣劉郇膏往援敗歸，滬上震恐，官紳因倡借洋兵滅太平

之議，設會防局，奏明會同洋人防守。

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募淮勇到安慶，糧之數，悉仿湘軍章程。又選湘軍名將程學啓、郭松林以助攻京口急，清將馮子材戰不利，總兵宮陞中破殞，都興阿自偃輪船七號駛抵安慶迎師，乃以三月分起赴援上海，衝敵詔以鴻章署江蘇巡撫，別授薛煥通商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上海既設會防局，太平軍之攻滬者即爲英、法軍及常爾會同西兵奪嘉定、青浦二城，留西兵與常勝軍守之。英標乃令程學啓攻南匯，而英、法兵自攻金山衛，遂陷奉賢。會李五千人，王遂悉銳攻青浦、嘉定。西兵突圍走，嘉定復克。王岳程學啓營新橋涇，劉銘傳、潘鼎新復奪南匯、川沙，浦東漸定。突圍出，併力守松江。程學啓在新橋被圍數十重，鴻章自率

鴻章莅滬之先，曾國藩曾奏言：「蘇撫當駐鎮江，居形勢適中之地。上海一隅，論籌餉則爲上腴，論用兵則爲絕地。」是月，曾國荃進兵雨花臺，清廷詔命鴻章赴鎮江。卒以滬事急，不果行。顧天京被圍急，天王一日三詔促忠王入援，忠王乃退軍蘇州，命其弟侍王世賢將二萬人先入衛。清軍遂以六月奪金山衛，七月奪青浦。然慕王譚紹光仍力戰不少卻，復逼滬西法華鎮。八月，鴻章檄諸軍赴援，聽程學啓指揮，聲勢旣壯，兵力復聚，紹光乃不支，部衆大潰。九月，英提督何伯受代將歸，恥前此嘉定之失，詣鴻章約攻嘉定。鴻章遣師赴之，城卒陷。紹光復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清將劉士奇、鄭國魁營。鴻章令學啓與劉銘傳、郭松林分路迎敵，圍得解。滬防三次解嚴，清廷乃實授鴻章江蘇巡撫。自此，太平軍亦以屢被挫折，不復東規松滬矣。

侍王李世賢之入衛也，夜襲曾國荃營，不利。繼又數圍之，國荃堅閉不出。世賢乃入覲。天

王勞之曰：「卿兄弟屢赴國難，以紓朕憂，國家安危，惟卿兄弟是賴，宜遠謀解郟城之圍。」又曰：「卿宜致書若兄，毋聽吏人言，章奏太激，致人難堪。」蓋忠王以天王兩兄仁發、仁達鄙倍握大權，屢切劾之，故以爲言。世賢頓首謝曰：「臣兄遭際殊遇，思糜軀以答高厚，覩疆宇日削，

民心乖離，焦心廢寢，求所挽救，言過激切，以傷聖心，愚忠可憫，惟陛下哀而鑒之！」天王多其詞，進世賢首相，正掌率，執朝政。二王憚之，驕恣爲之稍斂。世賢盡心輔弼，朝綱一振，人心乃安。

忠王在蘇州，大集兵，議解天京之圍，疏曰：「曾國荃兵力厚集，爲久困都城之計，我勢日蹙，利速戰。彼有長江濟饑，而我無戰艦之利，敵壘堅，猝不易拔。不如先圖寧國、太平，斷其後路，我軍勢旣振，敵乃可平也。」天王以久困慮糧不繼，仍促入援。忠王不得已，乃率兵十萬赴援。

山東壩進攻錢鐵橋，截國荃糧道；屢破復失，斬鎮將范起超以徇。國荃從大勝關鑿斷湖堤，以通饑道，忠王圍之數重。國荃堅壁不出，攻十月不下。忠王召侍王軍助戰，過金寶圩，圩衆截擊之，死傷甚衆。侍王大怒，誓屠此圩。寧波爲左宗棠圍急，求援不赴；台州又告急，亦不應；攻圩破，乃蕩其居，卒不赴援。

自松、滬屢次解圍，清軍乃謀進取。十一月，常熟守將駱國忠舉城降清，并招福山守兵降，不應，攻陷之。同時太倉守將錢壽仁亦以陰謀內應，事洩，棄城奔上海，降鴻章，復姓名曰周壽昌。太平軍又爭常熟，清軍分守嘉定、青浦，不能應，福山以復。於是鴻章一方則囑國忠堅守，以



黃翼升統水路三營出海赴援。一方則令陸師攻崑山太倉，以與常熟通聲氣。時忠王方與國茶相持，聞崑太被攻急，命上將紫元隆將兵五萬馳救。元隆詐乞降，鴻章不疑，元隆請退兵五里，約以午後出降，從之。及時不出，鴻章使騎促之。元隆乘敵懈，整隊出，先令一人馳報來降，鴻章不爲備。元隆高揭白旗，書降字前導，槍礮隱後，近鴻章軍，突擊之。鴻章倉卒拒戰，大敗走，兵多沒於水。元隆留鎮太倉。

先是，清軍雨花臺大營被圍，曾國藩飛檄程學啟赴援，以松滬戰事急，不能應，議令白齊文（Burgovin）率常勝軍往。（此軍曾於本年八月奉調攻浙江慈谿，統將華爾中礮死，故以白齊文接領之。）十月，敵退，檄止之，而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攫取銀四萬兩。鴻章告之英提督士迪佛立，解白齊文職，勒令歸國，以奧倫代之。未幾，又易將戈登（Gordon），酌定兵額三千人。至是，清軍之攻太倉者既挫退，而黃翼升水軍亦以颶風壞船，移旋避風，常熟乃益困。十三年正月，鴻章乃令劉銘傳乘輪船濟師，戈登率常勝軍助之。先奪福山石城，內外夾擊，敵兵大奔，常熟圍解。

忠王攻圍峇帥久無功，懸地道竄之，見缺口，即立馬親堵缺口，軍殊死戰，破之，而王軍死傷甚衆，乃罷攻。侍王世賢曰：「江北方空虛，彼必不待我遠取，不如掩舍圍峇，以取揚州，六合，括其糧至軍，夾江擊之，又分兵攻圍壽於安慶，彼必分兵馳救，我令屯秣陵之輔王（楊輔清）屯溧水之護王（陳坤書）乘虛擊之，則必勝矣。」忠王從之。十二年十二月，命天將洪春元、次子李榮發將兵五萬渡江，五鼓薄浦口，擊李昭壽營，破之。遂攻和州、含山、巢縣，皆下之。翌年春，侍王將兵二萬攻橋陵，李昭壽營，獲其甥尤傑卿，殺之。忠王亦渡江攻江浦，昭壽義子李顯傳棄城遁。遂進攻圍藩軍於石澗埠，未下去攻廬江，兩日不克，又去之六安。蓋忠王非欲爲久攻計，特欲進與張洛行合，使上游事急，或分清軍之勢也。迨抵六安，聞洛行兵敗，爲其戚李某誘獻之清軍，死矣。乃仍用侍王策，欲渡淮襲清江浦，倒擊維揚、六合，然後襲通、泰而連蘇、杭，則京口不擊自退；京口既得，通饒道燕子磯，乃屯大兵，接高橋、儀鳳，軍厚糧足，國荃不足患矣。詎所過皆荒墟，軍無所得食，不得已，越滁州道天長，以襲揚州。而清將鮑超尾綴之，連陷巢縣、含山、和州，江浦相繼告警。曾國荃亦頑據雨花臺，日夜窺伺天京。天王急詔還救，乃

東還濟師。會江湖盛漲，堤路淹沒，兵行艱阻，士有飢色，船少兵衆，半渡爲清水師楊岳斌（卽載福）時以避同治御名改此）彭玉麟所邀擊，大敗。後軍不得渡，乃退降於昭壽軍。十萬之師，覆其大半，兵銳垂垂鈍矣。

十三年三月，清程學啓與洋將戈登以炸礮攻陷太倉，進兵崑山。四月，先奪正義鎮，以斷蘇軍赴援之路，遂陷崑山，俘殺數萬人。清軍旣陷崑太，乃爲攻取蘇州之計。鴻章奏言：「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程學啓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鴻章與劉銘傳當之；黃翼升水師相輔並進；戈登常勝軍駐崑山，爲各路援應之師。由泖澱湖達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而令劉秉璋、潘鼎新、楊鼎勳等分駐松滬近地，以防杭嘉湖敵兵之內犯。」時忠王已自六安東歸，聞事亟，乃率五王之軍至無錫，謀先解蘇州之圍。

忠王抵無錫，連營數十里，聲言援江陰攻常熟。劉銘傳、郭松林等分道出擊，黃翼升水師助之，連戰破敵，堅壘皆盡。是年六月，程學啓敗蘇州援兵，乘勝陷吳江。白齊文投太平軍，率外國潰兵二百人入蘇州，出擊學啓軍，復爲所敗。七月，李鴻章率李朝斌出巡，溯吳淞而西。以太

湖毘連蘇、浙，令學啓與朝斌會師，攻下沿湖敵卡，學啓乃逼蘇州城而軍。劉銘傳亦進圍江陰，急，八月，城兵內應，遂下之。

太平軍屢攻學啓營，冀圍解，不得。白齊文時匿上海，掠輪船二艘以獻忠王，忠王乘之，發炸礮以突清軍。周壽昌率死士焚其一舟，衆乃大亂。忠王召諸將集西路，冀保無錫以援蘇州。十月，清軍奪取潞野關，蘇軍外援漸絕。而鴻章且以蘇城久不下，親來督師。忠王自問道入城，與慕王譚紹光協力堅守。清軍盡出炸礮轟城外石壘，皆破；水師亦屢逼。城將納王雷雲官等有武志，密輸款於清副將鄭國魁。忠王見事急，留紹光主城守事，已則乘夜離去。自十月十三日始，學啓等分門進攻，晝夜不輟。至二十四日，紹光在城上指揮，雲官令其下出不意刺殺紹光，並殺其黨千餘人，開門出降。學啓入城撫視，降將列名者雲官、次伍貴文、汪安均、周文嘉、范起發、張大湖、汪懷武、汪有爲等八人，皆乞學啓向鴻章要求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學啓以雲官尚未薙髮，恐不可制，密向鴻章請加誅戮。二十六日，諸降將出城參謁，學啓豫伏人帳後，及入，悉起掩殺之。擊衆入城，又殺二千餘人，遂奪蘇州。事聞，清

廷加鴻章太子少保銜，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戈登怒學啓殺降不義，嚴加詬誶，幾致決裂。鴻章調停其間，乃已。

忠王既離蘇而西，忽小輪船毀無錫西門橋以出，乘霧襲清營。劉銘傳敗之，乃駛往溧陽。十一月，銘傳乘勢陷無錫，守將黃子隆被俘。鴻章奏言：「臣駐蘇州，徧察敵中城守，布告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指忠王）爲憾。現會國壽派兵回防江西，左宗棠派兵分設皖南，但使不取踞城，剿滅較易。今擬令程學啓、李朝斌、劉永琦、潘鼎新由平望、乍浦兜剿浙西，宜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進常州、宜興，兜剿蘇境，冀與會國壽、鮑超之師前後夾擊。欲分各路敵勢，請固蘇、滬、溧、甯。」遂進軍犯平湖乍浦，海鹽敵浦陷之。劉銘傳進逼常州，奔牛守將乞降，銘軍遂駐奔牛。忠王得報乘輪時自溧陽至，發炸礮轟之，勢甚迫。十二月，銘傳赴援，內外軍奮力夾擊，焚其輪船，圍立解。翌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正月，宜興陷。二月，溧陽陷。

時護王陳坤書守常州，分遣部兵，欲復江陰，常熟不可得。三月，鴻章督軍圍城，先破城外

諸壘，燃炸礮轟城，城傾數十丈。坤書堅守，弗克登。馮子材、富明阿由鎮江進丹陽，鮑超由句容陷金壇，常州益孤。四月，清軍分隊攻城，水陸礮聲如雷，舊壞城復傾。太平軍以人塞缺口，旋死旋集。鴻章益揮軍登城，太平軍大潰，生俘坤書，常州遂陷。

於是蘇省各城，自天京外悉已陷敵，所餘殘部，亦皆由徽州轉入江西矣。鴻章所部淮軍，乃分防天京鄰近各要隘，而改鮑超爲西援江西之師。撤常勝軍三千人，戈登歸國。一時論者頗以善馭洋將歸美鴻章，淮軍聲望始爲內外所推重。清廷遂有命鴻章會攻江寧之諭。

## 十九 兩浙之失

太平天國十一年十二月，清廷擢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宗棠初膺督軍之命，卽疏陳方略，謂「浙江軍務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敗壞，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

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敵！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款，開單咨臣，如藩司撥解遲延及委員逗遛，指名參奏。」詔允之。既授巡撫，促令赴衢州。十二年正月，曾國藩奏，略言「左宗棠擬由徽郡進攻嚴州，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乃無抄後之虞。」先是，太平軍克紹興、杭州，浙中郡縣多破，惟趙景賢、練勇困守湖州，而衢州則李定太一軍與守江山，常山之李元度一軍相倚，得不下。然孤危殊甚。宗棠慮朝旨促入衢，則墮敵長圍中，因奏明定太等固守衢城，而已由開化進。三戰皆利，遂陷開化。

二月，宗棠陷遂安，留王文瑞、王開來守之。侍王方自金華大舉圍衢州，宗棠自將往援，乃退走江山。三月，侍王復據花園港，劉典、黃少春擊之，以壘堅不下。侍王尋回金華。其時衢、嚴一帶戰事最劇，湘軍弗遑他顧，太平軍之徇處州者，閩將林文察破之，并破江山赴援之軍。四月，閩軍會同團紳蘇鏡榮等陷台州，屬縣盡失。寧波亦爲寧紹台道張景渠會定海海盜及英法軍毀攻所破，列縣並陷。然太平偏師之攻溫州者，仍轉戰不休。

五月，太平軍破湖州，趙景賢被執，送蘇州。忠王敬禮甚至，說之降。景賢大罵。慕王譚紹光不能堪，遣以洋槍發火殛之。是月，左宗棠被侍王於衢州，所募新兵又漸集，乃奏言：「近探杭州守兵無多，敵勢趨重金華，似宜先金華而後嚴州，庶於大局有尺寸之補。」六月，宗棠耀兵龍游。侍王攻遂安，敗還金華。時曾國荃方圍天京，寧國又爲鮑超所陷，天王大恐，促忠王侍王赴援。侍王請侯德榜、退衢州軍，乃往，而集精兵入金華，益嚴守具。閏八月，蔣益澧新軍至衢州，既至，攻壽昌，陷之。宗棠築長濠以隔龍游，而令益澧攻湯溪。九月，魏喻義自壽昌進，去嚴州六十里，嚴州守將譚富與民間相仇，喻義得乘隙襲陷其城。益澧攻湯溪急，援兵至，輒爲所敗。十三年正月，守將彭禹蘭降清，益澧納之，誘他將李尙陽出城濠，出不意擒之，城遂陷。白金華往援之。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練業坤皆遁。

蔣益澧爲清劉典所攻，至是，與金華守兵並棄城走，非清軍所及料也。龍游駐軍知不能守，乘夜乘東門走諸暨。於是武義、永康、東陽、義烏皆陷。蓋是時侍王已入衛，戴王等實不勝戰守之任也。清軍攻諸暨，民間應之，城守者遂降。



時寧波清軍已攻陷上虞、台州。至是，又陷紹興。魏喻義等既得手，亦乘勢下桐廬。於是劉  
興軍追敵至富陽，當杭州西南；蔣益澧軍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南，俱距省城數十里。  
宗棠慮杭州下則敵且散擾腹地，乃令劉典防徽州，湖南新募軍留廣信扼江西，而命蔣益澧  
領萬人攻富陽以窺杭州。

二月，清水師驍將楊政謨與魏喻義、蔣益澧師會，太平軍迎敵，互有勝負。四月，水師燒太  
平舟，直抵望江門，城中爲之大擾。五月，清廷遂授宗棠閩浙總督，兼權巡撫。顧富陽日久不下，  
七月，徵法國總兵德克碑率洋槍隊會攻。八月，大舉攻城，連發炸礮，乃陷之。引軍薄杭州，而令  
康國器、魏喻義攻餘杭。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援，國器擊敗之。益澧令高連陞屯六和塔、萬松  
嶺，馮高阜備瞰杭城。九月，城中出兵爭之，敗績。十月，嘉興守將榮王廖發受大舉援杭，又爲高  
連陞、德克碑所敗。十一月，清江蘇軍陷平湖、海鹽。左宗棠亦自嚴州移駐富陽，暫時至餘杭督  
戰。十二月，高連陞等數道並進，破城外諸壘，水師亦破濱江石壘。城中乃大困。同時嘉興又爲  
程學啟等所急攻。海寧守將蔡元隆大懼，納款於蔣益澧，益澧受之，海寧遂失。

十四年正月，清軍陷桐鄉，進屯烏鎮，絕杭嘉間運道。劉樹元進攻嘉興，與程學啟合。二月，學啟陷嘉興，榮王死之。學啟亦中礮昇回，未幾，創發死。德克碑以炸礮擊杭之鳳山門，城塌三丈。城兵以槍礮死拒，清兵不能登，益澧更激勵諸軍。於二十三日復大舉攻城。聽王陳炳文出戰城外，自日中至暮，清軍大獲，俘殺數千。炳文知不能守，夜開北門出走。清軍整衆以入，遂陷杭州。餘姚守將康王汪海洋亦棄城同走德清。宗棠移駐省城，與蔣益澧經營善後事宜。尋陷德清，下石門。

炳文、海洋由徽州奔江西。惟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堅守湖州。五月，江蘇軍陷長興。六月，浙江軍陷孝豐，獨安吉不下，而曾國荃已於是月陷天京。七月，湖州、安吉皆淪入清，兩浙於是盡喪矣。

## 二十 天京之陷落與天王忠王之殉國

太平天國之宅都天京也，以東西梁山爲鎖鑰，蕪湖爲屏蔽，而金柱關、當皖南諸湖所自

出，尤爲蕪湖之藩衛。自十一年安慶陷沒，清揚岳斌水師遂以八月初五日下池州，進陷銅陵；  
會同亦督軍循江北岸東下，勢無爲，陷運漕鎮東關。於是日往東逼，天京之屏障稍稍動搖  
矣。十二年正月，清廷詔授會國藩協辦大學士，總督兩江如故。國藩授浙江按察使，尋擢江蘇  
布政使。三月，湘軍自安慶大舉東犯，國藩連陷巢縣、含山、和州，至裕溪口而梁山，會真督陷繁  
昌、通南陵，鮑超陷青陽、石埭，太平至涇縣，彭玉磨水師中江而下，至金柱關。當是時，國藩建牙  
後，指揮諸軍，各路將帥，並承節度，而天京乃日形危急焉。

西梁山既爲國藩所奪，乃引軍渡江而南。四月二十日，合水陸各軍陷太平府。明日，復陷  
金柱關、東梁山。又明日，竟陷蕪湖，乘勢直駛大勝關。連日急攻，以五月初三日下之，并陷秣陵  
。水師亦屢捷，遂進軍天京城外，駐營雨花臺。時國藩軍合水師不滿二萬人，孤軍深入，國藩  
憂之，令待他軍集而後進。國藩曰：「金陵，敵之根本，拔其根本則枝葉不披自萎，且蕪湖各兵  
聞攻急，必更聚援，彼時遣別將圍襲之，吾國可乘絕，乃在此矣。」一曰攻之，乃爲以

天京被攻，天王高提忠王皆上入營，左宗力攻，新陷松江未遑即行，既

而侍王力戰還京，忠王亦自九泱洲北渡，攻克和州、含山、巢縣，且進駐六安，謀襲鄂、豫。語見前十八章。惟西梁山、金柱關俱爲清軍所扼，卒不得志。然國藩忱於聲勢，已不無戒心矣。蓋國藩素以孤軍蹈危地爲失策，見忠王力圖上游，慮久圍金陵非計，乃議按視沿江諸壘，親決行止。十三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雨花臺營。見圍軍穩固，始罷退師之議。

二月，國藩還安慶，具奏：「江、浙田荒，平民無所得食，誠恐變爲流寇，此爲可懼。而敵糧漸匱，要隘多失，降將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此爲可喜。」三月，授國荃浙江巡撫，仍令留攻金陵。

四月，忠王聞蘇事亟，乃由六安東還。李鴻章諜知之，遣書曾國荃，囑自上截擊。國荃度敵兵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遂益攻金陵以緩之。城西南九壘，俱爲清將李臣典所陷。忠王方在江北圖揚州，與清軍相持天長、六合、來安間，聞之，急解圍南渡。五月，清水師次江浦，蕭慶衍等陸師亦沿江東下浦口。忠王部兵遂自江浦退九泱洲。九泱洲者，金陵北渡之咽喉，太平

軍築城其上，列巨礮，護以戰艦，出全力守之。國荃先陷南岸下關，草鞋夾諸壘，并下燕子磯。於是南攻中關，北攻九洑洲，同時並舉。中關守兵閉壘不出，而九洑洲之兵則以洋槍伺間狙擊，清軍精銳多傷亡。至夜，清水師以火箭射太平舟，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乘勢撲攻，九洑洲遂陷，守兵萬餘悉被俘殺，無一脫者。自國藩創辦水師，至是十載，長江上下，舉爲所取，於是太平軍北渡之路絕矣。

國荃既逞志，益增募萬人，銳意合圍。六月，天王遣軍突攻清軍，敗還。七月，清軍先致力城東南隅，攻奪上方橋。城東諸隘，近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大山，曰方山，曰大方橋，曰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鎮；蓋天京之外輔也。初，忠王歸京，以國荃之逼，七甕橋也，命楊輔清、陳坤書扼河築長牆，浚深濠以堵之，因通蘇州饑道。輔清遠節度，國荃乃得進陷此隘。

忠王屢徵浙、蘇之軍入援，僉以自顧未遑，不能至，乃請於天王曰：「京師危困，坐斃非策，不如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浙、蘇，以利餉源。即使金陵有失，猶擁兵五六十萬，尙

是並驅中原。若戀此危城，徵調不至，必亡之道也。」天王不聽。時四方告急，紛乞忠王赴援。天  
王慮忠王行則天京難守，復不許。忠王曰：「臣不往則蘇、杭不守，天京益危；臣往則諸將用命，  
安定吳、越，收諸軍以解都城之圍，尙有濟也。」天王慮饑乏，忠王乃竭家財，括家人首飾，不足，  
更假之侍王金萬兩，合十萬，輸助天京守軍，然後行。率部進無錫，謀先解蘇州之圍。

忠王既行，清軍益肆。九月，國荃分遣將弁，連下諸隘，而水師亦攻陷水陽諸壘。十月，太平  
守將楊友清以高淳降清；國荃又攻奪淳化鎮等處，囊括金陵東南各地；楊岳斌復下東壩，陷  
建平、溧水，而李鴻章亦以是月陷蘇州矣。

蘇州失守，軍心大亂，江浙兩廣之軍互相屠殺，統將不敢約束，慮生變。格王陳時永方屯  
丹陽，忠王召與密議，曰：「大局決裂至此，丹、常斷難堵禦，乘敵未合圍，尙可完師突出，以圖楚、  
贛，若待圍合，必不免矣，盍同入請遷都？」時永然之。將行，侍王書至，約忠王至彼整亂兵，可得  
十萬，若同出豫章，攻其無備，則連兵錢塘，軍威復振，期明春三月，還解京圍。忠王既無策，不從  
則虞其劫持，從之則緩不濟急，乃報之曰：「所謀甚善，惟京師圍急糧盡，方得樞臣林紹璋、李

春發書，言糧彈並缺，慮不足支殘年，豈能待明春三月之救？焦思實無良計，惟遷都一策，中與  
尙非絕望。吾即日回京，力懇天王，倘納吾奏，則吾爲前鋒，諸王殿後，乘太平門尙可出入，速來  
迎駕。吾居中調度，合浙省諸路之兵，尙可得數十萬，事尙可爲也。」乃與時永馳入，力請天王  
曰：「今蘇州已失，杭州危困，陳炳文、汪海洋屢戰無功，處處糧缺，京都斷難久持，臣已智窮力  
索，無以爲謀，惟有力請親征，冀可挽回大局。陛下在外，猶能騰騫天際；若守危城，譬處籠中，以  
待食盡，萬不可也。」天王不聽。忠王又曰：「陛下若堅不行，則請太子與二殿下監軍，臣奉太  
子以徇諸軍，尙可收拾人心，以圖進取。萬一京師不幸，臣奉幼主以圖恢復，唐肅宗靈武之事，  
尙可效也。」天王終不省。

忠王退朝，牒報燕子磯、高橋門、九泖洲、江東門皆失。（時城圍不通外訊，故遲遲至是始  
獲報也。）至家，聞杭州、無錫、溫州、台州、衢州、海寧相繼動搖。待王時在溧陽，羽書促忠王馳救，  
天王愈不許。城中士民男婦老少亦日合數千人哀其門，乞毋他行。忠王知大事已去，又父母  
在城中，惟死守以待同盡。乃貽書待王，令就食江西，而自止金陵不行，留主城守事。時十四年

春正月也。

格王陳時永還丹陽，而常州已失，守將護王陳坤書死之，潰兵集於丹陽。時永欲退溧陽，依侍王，未出城，爲左右所殺，亂兵奔金壇，仍走侍王所。聽王陳炳文在杭州，左宗棠、蔣益澧圍之急，待忠王救兵不至，又力絀不能支，乃走江西。侍王以常州、丹陽、金壇敗兵皆聚溧陽，索饑無所出，議棄杭州。方欲轉地就食，而李鴻章兵至，侍王出戰，麾下將熊同檢託病不行。及侍王敗歸，城上高揭白旗，皆白布裹首，發礮擊之。侍王不得入，逡巡去，同檢遂以城叛降清。炳文西走，中途遇鮑超軍爲所敗，亦降。汪海洋收其殘卒數萬出徽州，擊敗湘軍，遂由婺源趨江西。

初，蘇州既陷敵，天京外援已失，曾國荃乃益募新軍，增圍師。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遂遮斷天京糧道，攻陷天保城。天保城者，鍾山之主壘，都中安危繫之，及失守，城圍隨合而城中糧絕矣。忠王乃日放婦孺出城節食，而於城內種麥濟飢。三月，鮑超陷句容，金壇會聽王等率衆西入贛，國藩令超回援，超軍遂西。蓋國荃悍然自負集大功，不欲他軍分其績也。

天京城周百里，太平軍於內築月圍以拒守，國荃百計圍攻，不得逞。思築隧道轟之，又阻



於月圍弗能進，或爲守兵覺，輾死。四月，鴻章軍陷常州。時金陵圍師增至五萬人，餉需奇絀，而太平軍之西人輟中者日衆。江西全省益金，向供金陵軍，至是，巡撫沈葆楨乃奏請截留，專充本省兵餉，戶部議准。會國藩具疏抗爭，詞氣銳厲，葆楨亦上書求罷。清廷下詔和解之，乃分釐金之半撥金陵，皖南大營，餘給本省餉，而另提輪船經費銀五十萬兩給金陵軍。五月，清廷促鴻章會攻金陵，金陵諸將以城破可待，恥借力於人，鴻章知其意，以盛夏不宜火器爲詞，延不赴。國藩因益激諸將，期於必破。

國藩攻城急，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軍殊死守。忠王日夜登陴，溫語慰之，人幾相食，無怨言。忠王曰：「吾不德，致爾民於難，吾何忍焉，今會國藩設局招撫難民，爾曹盍往求生？」衆曰：「王捐軀以衛社稷，吾儕何敢逃，當從王死耳。」忠王爲之泣下。時宮中日出金珠首飾勞軍，然無所易食，兵皆持之哭。天王憂憤疾篤，足暴腫，至此始悔不從遷都之言。五月二十七日，疾亟，遺命進忠王輔國君師，兼通天大主帥，輔幼主，遂歿，年六十有五。忠王奉太子福卽位，年十有六。

天王既歿，幼主在位，忠王乃日綜政務，夜以巡軍，寢食並廢，憔悴骨立。國荃開地道十餘，乃破壞其五；一道自南門穿河底而過，歷久始抵城邊，忠王令銳卒繞城下，橫鑿深濠以截之。國荃納藥猝轟，夜分爆發，勢猛甚，幸先鑿濠宣洩，城崩無幾。城中立堵之，國荃軍不敢撲。先是，五月三十日，國荃攻陷龍膊子山陰堅壘，卽太平軍所署爲地保城者，遂築礮臺其上，日夜轟擊。已乃於太平門外積蒿秫成複道，直達城下，明挖地道，七日而成。忠王令士卒於內穿道截擊之，皆餓不能起。忠王又知翌日地道必發，復選死士三千人，五鼓繞城突擊之。守道兵引去，城兵既奪地道，卽四散覓食，藥引未遑拔。而天王寵臣沈桂、松王陳得風、吏部尙書朱兆英陰通於國荃，故國荃計必成。及午，城道藥發，城崩二十餘丈，朱洪章、李臣典等蟻附爭登，乘城缺入，天京遂陷。時六月十六日也。

天京破，清軍分道入掠。韋王林紹璋投河死，願王吳汝孝自縊死。忠王領數十騎馳突堵擊，不得，則馳入宮，見宮門大開，妃嬪投御河以百十計，軍民男婦死者屍填溢如橋。賴后手攜幼主，負一劍以出，遇忠王，揮涕曰：「天王創業一生，今竟覆亡，豈天絕我乎？此子幼弱，今以付

卿，他日能復仇，吾死瞑矣。」忠王跪曰：「臣竭智力以報先王，不濟則繼之以死。」賴后意幼主已得所，遽返身投御河死。忠王倉卒挾幼主出，扶上馬，欲突西門。左右曰：「西門水險不可渡。」至西門，果以敵衆不得出。折至南門，敵兵已緣垣而入，陣壕皆滿。轉旱西門，遇兵部尙書劉慶漢，慶漢曰：「王速登清涼山，聚殘卒數千，乃可出也。」左右曰：「突缺口出彼不意，或尙有望。」乃衝缺口至白下山，望敵兵甚衆。又衝關不得，退至鼓樓，時已薄暮。左右請曰：「昏夜彼不知我兵多少，不如仍衝缺口。」忠王以爲然，遂解黃帶令慶漢縛竿上爲號，擁幼主居中，而已奮身當先。遇一敵兵，方掠貨肩負而至，執詢其口號而殺之，乃賺出缺口。城上兵逐之，奮戰而卻，沿城邊走孝陵衛，過鍾山之腰，不遇一兵。天曙入市，飽食而行，無追者。將至下壩，日已暮，有敵營屯橋上，突掩擊之。敵不及備，大敗。遂馳去，行二百餘里，皆荒蕪，無所得食。途遇塔王黃文金敗兵，與之合，亦僅數百人。又猝遭敵兵擊散，遂與幼主相失。及檢殘卒，止餘九騎，乃奔方山，伏廟中，晝不敢行。

忠王日暮下山，山下水道縱橫，若蟻旋磨，轉折至曉，始得路，遇樵者八人。中有一人曾於

王出師時供糧役，因譏王，願謂其儕曰：「此忠王也，愛百姓，我輩當護之。」湖州廣德之間，王尙留大兵，盡送王至軍乎？忠王曰：「爾曹善意，吾當厚酬。若能導我至湖州，將以三萬金爲犒，且他日富貴弗忘也。」八人者皆流涕叩首應之，相與歸潤西村。既入村，勸王薙髮自便。王曰：「我天國大臣，國破主亡，實有至痛，若被擒，則自無全理。若幸而得脫，去髮又何以對士卒？」竟不薙。

八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忠王獻清營，冀獨膺厚賞。又慮七人不肯從，將反爲所害，因僞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特往商之。道經鍾山，飢渴甚，乃過馮孚泗營，尋其素識之火夫求漿，語及忠王事。火夫以語親兵，遂爲孚泗所聞。孚泗卽令一人留陶飲，而急率百餘騎至潤西村，執忠王以歸。

時曾國藩尙在安慶，聞獲忠王，星夜馳至，與國荃會鞠之。國荃盛陳儀衛，逮忠王入。忠王背立言曰：「何必爾，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寶錄，爲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曾松王陳得風至，一見忠王卽長跪請安，無敢仰視。國荃慮有變，欲加械下之獄。國藩不可，乃

幽之署中，因以木屋爲置几榻，令二豎侍之，日給甘饌，授紙筆焉。忠王日書起事本末爲供辭，積十餘日，可數萬言，文氣浩瀚，字體雄偉。國藩以其能觸清廷，匿其稿，命幕客別擬上之，卽今所傳之供狀也。清將好事者，每就囚所詢遺事，忠王口對手錄，意氣安閒。至七月初六日，國藩出忠王宴之，旣畢，太息謂之曰：「是誌別也。」忠王曰：「敢不惟命。」退入別室自刎死。國藩命割其鬚髮，以磔開，時年四十。

忠王旣死，飛章告捷，清廷詔封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蕭孚泗一等男。餘各獎敘有差，並賞賚東南各路統兵諸大帥。於是湘軍列校，咸躋崇秩，而太平末路，乃痛切覆巢，雖有侍、康諸王之力支危局，亦不旋踵而淪胥以盡矣。

## 二十一 幼主之被擒與餘衆之消亡

幼主與忠王相失，輾轉得至廣德，依侍王。時曾國藩方據忠王親供，意其必死，乃奏言福瑨（時清軍中誤以幼主印璽文牘下真王並書爲瑨字，遂連稱福瑨）已沒。江西、浙江諸軍

則皆謂福瑄實已離寧出走，左宗棠、沈葆楨至交疏騰譏。又中外紛傳金陵宮府之富，金銀如海，及城下，絕無所得，言者頗以此爲口實。國藩患之，乃奏撤湘軍之半還鄉里，並代陳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回籍調理。清廷允之。

侍王奉幼主軍次，欲就堵王於湖州。比往，湖州適爲叛將蔡元隆所陷，侍、堵二王乃奉幼主走淳安。清將黃少春截擊之，堵王中礮死，軍士多降敵。幼主遂間道走廣信，至鉛山，爲清軍所邀，又走瀘溪。江西將席寶田方馳騁贛東，勢銳甚，乃率輕兵襲糧，緊躡之。幼主既過深渡，至福建，延平府白水寨，兵僅二三千。寶田追至。時康王汪海洋大軍亦爲清軍所迫，退入閩，駐地距寨止三十餘里。寶田慮幼主與康王合，乘夜突擊之。幼主倉皇出走，與侍王等相失，匿於山中。侍王與忠王子榮椿等六十餘騎奔康王軍，乞發兵迎幼主。康王方與鮑超相持，無暇分兵。比敗過白水寨，幼主時已匿山中三日夜，無所得食，足無履，強達山下，兩足起疱，坐地啜泣，侍王軍過，竟不及赴。

次日，難民數千逆邇過，幼主乃瀾其中逐之行。流轉經月，抵江西石城，誤投敵營。遇一人，

曾爲其叔仁政牧牛者，識之，引見營官蘇元春。元春憐之，欲釋去，事爲寶田所聞，使人持令取焉。元春初拒之，寶田自馳至，元春不得已，獻之。或告寶田曰：「公勿以爲功，恐禍不遠矣。」曾國藩奏洪氏無遺類，今忽獲福瑛，能相容乎？不如釋之！」寶田默然，卒送巡撫沈葆楨軍，幼主遂被害於南昌。

自幼主遇難，太平餘衆不得逞於江西，乃盡入福建。其領袖之最著者，端推侍王與康王。天京覆亡後三月，（清同治三年九月）太平軍襲取汀州之武平、永定，清將張蓮蘭敗死，遂下龍巖。繼又進據漳州。左宗棠聞警，急檄黃少春、劉明燈由衢州趨延平，爲中路軍；劉典、王德榜自建昌趨汀州，爲西路軍；高連陞自寧波泛海趨福州，出興泉，爲東路軍。是年十一月，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敗死。宗棠以事急，乃進駐延平督師。十二月，劉典軍至漳平，與太平將丁太陽戰，敗退連城。

時侍王駐漳州，康王駐汀州南境之南陽鄉，丁太陽部則分屯漳、龍、汀各屬邑，衆號二十萬，士兵盪起應之。清兩廣總督毛鴻賓懼禍及，遣方耀等赴援防邊。翌年正月，劉典、王德榜進

攻南陽鄉，失利，退守新泉。康王軍躡之，爲所乘，大創，殺傷精銳過半。二月，康王遂棄寨走，南下入粵。

方是時，李鴻章遣郭松林、楊鼎勛統軍乘輪船至閩，合圍漳州。鮑超部將婁雲慶亦自江西至武平。高連陞、黃少春遂以四月會蘇軍陷漳州，侍王開西門走。於是蘇軍由漳州進攻漳浦，湘軍由南靖向平和，遂與粵軍聯絡，並分兵永定、上杭一帶兜截，而屬粵軍嚴守由汀趨湖之路。旋漳浦、雲霄、詔安皆陷，守兵多降敵。五月，劉典擊破侍王於永定，丁太陽乃詣典軍乞撫。太平軍被逼，盡退入廣東境，福建遂全入清軍之手矣。

康王之退入廣東也，首破粵軍於鎮平。先是，四月間，鮑超假還夔州，所部靈軍行次湖北金口，聞將有關隴之行（時淮北捻子方西攻，清廷詔移鮑軍堵擊之），乃大譁潰卒遊江西，入廣東，與康王合，勢復張。欲反攻江西，以扼於清軍，不獲。

初，侍王敗於永定，不知所之，康王歸咎於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其下因以漸攜。六月，陪王譚福等降清。七月，侍王間行至鎮平，康王郊迎入城，乘夜臥刺殺之，蓋位埒則相忌，故出



此毒手也。時糧儲漸匱，露營潰卒復以爭糧相殺，多降於粵軍方耀。八月，康國器攻下鎮平，康王走平遠，爲清軍所迫，輾轉入龍南，設伏敗清軍。九月，江西軍席寶田破太平軍於贛南，矛傷康王背，殺其兵萬人。

康王見挫於贛南，復由江西走廣東，繞道疾趨。十月，突破嘉應州，高連陞等還軍赴援，皆不及。時左宗棠出境駐大埔，乃促鮑超率軍入粵。既而宗棠部下諸軍環州城東南，鮑超當其西面，粵軍方耀等當其西北，惟南面爲太平軍屯營耳。康王傾衆出戰，清軍失利。尋復出攻黃少春、王德榜、劉興營，清軍復卻。於是清軍乃選火槍手逼太平軍前隊，太平軍反走，諸軍乘之，遂大奔，康王且中礮死焉。餘衆推借王譚體元主城守事。

未幾，城圍漸合，體元等自南面出走。清軍覺，追之，至黃沙嶺，路絕險，清軍四面蹙之，太平軍遂釋兵乞降，降者十餘萬人。體元及諸將皆被殺。太平天國之嫡系軍隊，至是乃覆亡無餘。時當乙丑十二月，上距天京之破已一年有半矣。

## 二十一 太平天國革命之意義

右述二十一章，於太平天國之起迄，本末已略具。編茲十五年中，無日不與清兵相持，則努力奮鬪，自以軍事爲亟；故所記亦遂偏於兵爭，直類職史。顧其革命精神之所託，有足爲後世稱道者，確有其典章制度在，當不容清廷官書之抹煞，隨兵敗以俱湮也。綜觀諸家所著，其饒有革命意義而可得具論者，厥有五端：曰教義，曰官制，曰田畝分配，曰刑賞黜陟，曰曆法。今請刺取諸說，一爲分述之。

### (甲) 教義

太平天國之採用基督教義，已成不可掩飾之事實。其教理之要旨，曾載於十二種官撰書。太平天國二年發布者，第一爲天條書，是卽基督教所稱之祈禱書。此書首列悔罪規矩，略云：「當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禱。禱畢，或用面盆水週身洗淨，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後，朝晚跪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心。食飯，感謝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贊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如是則成皇上帝子女，在世，皇上帝看顧，昇天，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間，不論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昇得天堂。」是則洗禮祈禱，悉依基督教，而「十款天條」當卽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二十章之「摩西十誡」也。

同年所頒太平詔書第一所揭之原道救世詔有云：「第一不正淫爲首，第二不正忤父母，第三不正行殺害，第四不正爲盜賊，第五不正爲坐觀，第六不正爲賭博。」此六誡，與摩西十誡略異，蓋深鑑於當時國人之病根，故加以變通而爲適切之教訓也。

又太平詔書中原道醒世詔有云：「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又云：「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此疆彼界之私！」是誠大倡基督教博愛之說矣。又有所謂幼學詩者，用五言俚句綴成，使幼稚易於背誦，與後來頒行之三字經（非坊間流行之本）並重，其中提倡敬上帝，敬耶穌，敬親長，以次及於朝廷，全篇包有敬天、父、詩、敬、雙、親、詩、君、道、臣、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嫂、道、

叔道詩，並心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各一首，末乃繫以天堂詩，蓋純然以基督教義爲根據者。

三年，譯舊約全書及新約全書之一部分出版，改稱舊約爲舊遺詔聖書，新約爲新遺詔聖書；並加各種注釋。例如馬太傳第四章「天國近矣」下加釋云：「天國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國，地下有天國，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國，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國。故太兄（卽天兄）預詔云，天國道來。蓋天國來，在凡間，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國是也。」其後因倡與基督教不同之說，「新遺詔聖書」一語遂生障礙，因改稱爲前遺詔聖書。但同年發行之天父上帝言題皇詔三字經，四年刻印之御製千字詔，七年公布之五百韻長篇天文詩等，又皆爲通俗解說教義者。十年，復印行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則出於天王之兄仁發仁達手，中有一客家本地總相同」之句，尤足證洪氏一族出於客家，爲當地人所蔑視之傳說爲不虛也。

又，二年公布之天命詔旨書，其中冒頭所揭天王詔云：「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

下凡，同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其顯無數神蹟。」同年發行之頒行詔書中，楊秀清與蕭朝貴所述之言，此語又屢見。如云：「戊申歲上帝降世於平在山，借楊秀清之口使教導兄弟姊妹。」又「九月，天兄——即耶穌——降世，託蕭朝貴使降妖魔。」而是年所布天父下凡詔書又記「有周錫能者謀反，天父降世，命下捕拿之令。」於此可知楊、蕭二人在太平諸將中實爲最有勢力之人，故頒行詔書中之三道檄文，悉以二人之名頒布之也。

但天國所奉之教義，擬於當時流行之基督教實爲不倫，就其前後發布之文件而有以知之。即如三道檄中之奉天討胡檄，初傳布時有云：「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及後八年重布，則已改竄爲「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云云，前後相較，足見對於上帝思想之漸致異趨矣。又如蕭朝貴在長沙南門戰死後，楊秀清一人握權，三年所作頒行詔書總目中即加入太平救世歌，中記秀清奉天父之命稱爲禾乃師贖病主，贖病主者，即基督殺身救世之謂，彼自身代衆罹病以贖衆病也。四年所刻天情道理書，又專作頌揚秀

清語。夫洪氏既稱天王，則稱基督爲天兄，是已與基督教大異其說；甚至秀清自稱爲「顯病主」，則更與教義相距日遠，而無怪當時西洋宣教師之失其同情矣。

(乙)官制

前述天命詔旨書，中收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至太平天國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各詔旨。其中有關於官制者，云元年七月十九日在茶地以前軍主將蕭朝貴、左軍主將石達開開前路，以中軍主將楊秀清護中路，以右軍主將韋昌輝、後軍主將馮雲山押後，題此爲天王詔令。詔中每稱朝貴爲貴妹夫，其他則稱達胞、清胞、正胞、山胞也。旋於十月二十五日在永安下詔封王，（詳見前第四章）則又變更前後、左、右、中五軍之稱而易爲東王、左輔、西王、右弼、南王前導，北王後護，翼王羽翼天朝矣。諸王之下官職之設置，有丞相、總制、軍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依次遞降，見同年九月二十五日之詔令。又十月十二日詔令：「有軍功者，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此草創時官制之可考者。

二年，發布太平軍日，實爲軍隊編制之綱領。其中規定伍長管四人，兩司馬管五伍長，卒

長管四兩司馬，旅帥管五卒長，師帥管五旅帥，軍帥管五師帥；一軍共管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按此爲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之誤）。師帥分前後、中、左、右五營，旅帥亦如之，卒長則別爲壹、貳、參、肆、伍，兩司馬則區爲東、西、南、北，伍長則分稱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伍卒亦錫以衝鋒、破敵、制勝、奏捷等嘉號焉。軍帥之上，有監軍總制以至侍衛。旗章則丞相以下用三角旗，正副軍帥（卽四王）及翼王用四方旗。

軍事機關，以軍政議事局爲之樞，天王自爲元帥，東王爲副元帥，北王、翼王爲左右前軍副元帥，六官左右副丞相爲局中管理各科人員。中分軍馬、軍糧、軍械、軍衣、軍帳、軍船、軍圖、軍俘、軍車九科。又有糧餉轉運局、文書管理局、前鋒告急局、接濟局，皆屬軍政議事局，而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領之。其最尊官職爲軍機會商局長，以東王兼領，遇有戰爭，籌畫一切，則東王中坐，諸王、丞相、天將左右坐立，各手地圖論形勢，然後出兵。東王死，翼王領之；翼王去，忠王領之。忠王東入蘇、杭，則有名無實，虛懸官位矣。又有掃北局，立於各局之外，當林鳳祥親提三十六軍北伐時，將糧餉由揚州遷入天京，此局卽爲轉運之用。迨北伐三丞相既歿，亦空存衙署，無

總理職官表。

當天京初定，官制猶不明瞭，是際直接任命之天官、地官、春官等丞相，多提兵而不問政，是仍武秩視之耳。故六年七月東王被殺後，復置前後左右中軍主將也。但據抄各詔有殿前吏部天官、殿前禮部又正春官、殿前工部、正冬官等職名，則又確採六部之制矣。又十年九月十四日，以李春發爲京畿統管，黃期陞爲真神殿大學士，殿前左正史，均載於抄各詔中。

天王初起，以平等博愛爲號召。及定都天京，規制漸密，亦頗重視閱閱，蓋封建思想未除，在當時帝制自爲之際，宜其然也。十一年頒行之欽定士階條例，至堪注意，此條例即指定李氏爲「正統閱」，黃氏爲「副統閱」。又抄各詔中，十年九月三十一日有爲幼東王預作九重天之詔，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又有「若幼西王成立，以殿前贊奏之職讓他」之旨。凡此皆足以窺見太平天國以推行世襲制度之故而重視門閥之一斑焉。故說者以爲陳玉成之封王大用，不在其戰功之多，乃在其爲廣西人之養子耳。（玉成實湖北人）忠王親供有云：「我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



王仁珩，第四重用其駙馬鍾姓，黃姓，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於此，益信說者之談爲不謬矣。

### (丙) 田畝分配

太平天國三年，曾頒行天朝田畝制度一書，書雖簡短，而精神彌健，條理井然。當時是制，究否推行，固一問題，第言之鑿鑿，自亦不能忽視之。今摘述其要點，用備覽觀，且以見一朝之制作焉。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卽以師帥、旅帥兼攝之。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論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餘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如田分三人，醜田姓醜名半」，實爲分田時附帶之規則也。

惟然，「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飽暖也。」

其次，「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婦皆蠶績縫衣裳，每家俱畜母雞五，母燕二，無失其時。」是則力田之外，又獎勵副業矣。又令：「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据此，則典錢穀、典入、典出之職務亦可以明矣。

又云：「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別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別設一兩司馬。」將來歸從者，「每軍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

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上。」又「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  
「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  
「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  
「凡兩司馬辨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真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  
如此，不但於田畝分配明令制限，抑且於社會組織之各方面亦有所規定矣。

### （丁）刑賞黜陟

刑賞大端，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已甚明顯，所謂「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是也。爭訟則兩造俱訴於兩司馬，不服判決時，更訴之卒長，並得以次及於諸上司。獄詞達於軍帥時，由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決之。「凡天下官民，總遵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

者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奸，由高貶至卑，黜爲農。」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

「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保舉之法，則先由伍卒之中查其有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申之於卒長，以次經歷各上司以上達於天王。第此制似未行久，據前述欽定士階條例，於太平天國三年即決定採向來科舉之制以登用人材，則自下級官司推舉應選之制宜其不能並存也。

在欽定士階條例中，關於文官、武官登庸之試驗，立有詳細之規定。應文試者，須熟習舊約、前約（即新約）、真約諸書。應武試者，須講明上列諸書以外之欽定武略及文衡正總裁、千王所頒之兵要四則等書乃可。真約者，即詔旨書及三字經、欽定書等；欽定武略則自孫子、吳子、司馬法拔萃而成。是皆曾見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者。

又據欽定士階條例所書，並未捨棄孔孟之教，惟即以託之天父，意爲黜陟耳，如前奉聖旨云：「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

者。」又云：「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鑄頒後，再行誦讀。」皆可證其點竄之蹟。是大體不廢也。又十一年干王等公布之演諭有云：「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卽六經等書亦皆蒙御筆改正；非我真聖主不恤操勞，誠恐其誘惑人心，紊亂真道也。」是蓋防閑反動，追改往籍，賞罰申於古人矣。而抄各詔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條下又有任命「正總典鑄刻」、「又正總典鑄刻」、「副總典鑄刻」、「又副總典鑄刻」等官職之令，則修訂似已着手。惟改削後之四書、五經究否刻印，至今尙未判明耳。

### (戊) 曆法

太平天國最惹注意之設施，端推曆法。其法不依向習合朔望，復不與西制相符同，蓋每歲頒布之獨特時政也。初造此曆，當在元年建立天國，分封東、西、南、北、翼五王時。其造曆之意，其見五王奏文中，略云：「天父皇上帝開大恩，差我主降凡爲天下太平主，真是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

窮盡，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主降凡旨意也。」以此，奇數之月如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皆三十一日；偶數之月如二、四、六、八、十、十二月，皆三十日。然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正與太陽曆之閏年同，比之太陽曆，四年當有三日之差，則其法非純粹採用西洋曆可知。

干王仁玕使美遠，謂似此不便，乃建議訂正，遂有九年十月七日之詔。因定普通年照舊時頒行之曆，別以第四十一年爲「幹年」，逢幹年則每月二十八日，每月二十八日積一年，適爲三百三十六日。三百六十六日中除去此數，餘三十日，適四年每多三日，在幹年減去。如此，雖不能盡與西方之曆相脗合，然亦庶乎近之矣。

御門授時，亦有定則，每年十月，造明年之曆，十一月頒諸遠省，十二月頒諸近省，秩如也。且禮拜日及各紀念日亦分別勒定，如正月十三日爲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爲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爲天兄、天王登極節，三月三日爲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爲東王昇天節，九月九日爲哥降節，俱饒有意味，彌見篤守教義之誠至焉。

據戈登文書中（下常州時落於戈登手中之書類）記有「七月三十一日，紅粉（卽

火藥)一百斤與忠信朝將譚」一語，則此曆確已實行。蓋中國舊曆，不論何月，萬無三十一日之理，而太平曆七月為奇數，(即單月)故有三十一日也。他如太平天國戰史(清季中國留學生會館發行)所記天國三年之曆，正月初一壬寅，立春；初三甲辰，禮拜。又十一年之曆，正月初一庚寅，立春，禮拜。則屢見不鮮，宜非杜撰矣。今即根據此點，將太平天國之曆與清曆、西曆對照如下：

太平天國新曆		清曆	西曆
辛開元年正月元日庚寅	成豐元年正月三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三日	
壬子二年正月元日丙申	十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癸好三年正月元日壬寅	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一八五三年二月四日	
甲寅四年正月元日戊申	四年正月八日	一八五四年二月五日	
乙榮五年正月元日甲寅	十二月二十日	一八五五年二月六日	

丙辰六年正月元日庚申	六年正月二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丁巳七年正月元日丙寅	七年正月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二月七日
戊午八年正月元日壬申	十二月廿五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己未九年正月元日戊寅	九年正月七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庚申十年正月元日甲申	十年正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日
辛酉十一年正月元日庚寅	十一年正月元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日
壬戌十二年正月元日丙申	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癸開十三年正月元日壬寅	十二月廿五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甲子十四年正月元日戊申	三年正月六日	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附注 太平天國改字甚多，如改「清」爲「菁」，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卽其一例也。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闕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銳器等等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闕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銳器等等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闕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銳器等等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銳器等等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闕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而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項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錢穀等類。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

上述五端，俱改革事業中之犖犖大者，其中田畝分配之制與新曆法尤足震驚社會，幾即搖蕩舊所奉教義，又與中國舊習渺不相涉。於是褊衷自限之流，遂不無懷疑而漸致忌嫉矣。然太平天國革命之真義實在此，初不在其服飾之異，陣式之巧，與夫一切器械、銳器等等瑣屑之修文也。茲故揭其大者以見精神，明知挂漏，要亦無關宏旨也已。